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翻譯研究所

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Master's Thesis

唱寂寞的歌：論袁哲生〈沒有窗戶的房間〉及  
〈秀才的手錶〉之文化詞翻譯策略

Songs of Lonelines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SI  
in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Yuan Zhe-Sheng's *A Room  
without Windows* and *Xiucai's Watch*

劉承堯

LIU, Cheng-Yao

指導教授：胡宗文 博士

Advisor: Dr. Daniel Hu

中華民國 112 年 7 月

July 2023

## 謝誌

開始與結束如夢如歌、如詩也如煙。誤打誤撞進入了翻譯所，沒想到有天能走到這裡，當了大半輩子的學生，終於求學生涯將畫下句點。儘管我為荒溪型之研究生，腸枯思竭時多，文思泉湧時少，但磕磕碰碰也總算看到洞口的光亮，才能在這裡大放厥詞。

翻譯跟教學皆是我的熱愛，在碩一時某天的深夜，打開桌機，開始翻譯《以你的名字呼喚我》。是一段 Elio 跟 Oliver 上鐘樓遠眺城市的章節，從文字中看見人物，從人物倒影看見自己，而情緒又透過指尖敲打出文字，這是屬於我與文字親密的高光時刻，一部分的我就永遠留在那個午夜時分。

在翻譯所受到了許多人的照顧，常常與清大高材生 Alyssa 和 Eileen 在所辦及 Line 群組碎嘴，毫無忌憚地大殺四方，也常常去吃吃喝喝，道人長短。

碩論得以完成必須感謝所長胡宗文教授的寬容及信賴，讓我得以毫無顧忌、自由揮灑。也感謝洪媽益教授及陳彥豪教授百忙之中抽空擔任口委，讓天馬行空的想法得以化為具體。

一路上我的爸媽不斷敦促，問我到底為什麼怎麼還沒有畢業，J 也不斷看衰及數落，這些壓力讓我在無數個思緒乾枯的夜晚提醒自己不能放棄。

幾年前韓劇《孤單又燦爛的神—鬼怪》紅得發紫，有一段台詞大概是這樣說的，神說：「我只是提問者。命運是我提出的問題。而答案，由你們自己尋找。」在 2 字頭的尾端，我仍不知道我該往哪裡去，但對我來說生命就是在一團沒有意義的謎團中找出意義，不論在翻譯、教學或各個不同的生命崗位，期許自己心胸如大海寬闊、永遠溫柔、永遠善良、並永遠都有付出給予的勇氣，在別人瞳孔中描繪出自己與愛的模樣。

最後我想感謝戴資穎，在 2023 年全英公開賽四強賽上，我對妳的拚搏及勇氣感到無比驕傲與光榮，也對妳光榮誠實的失敗熱淚盈眶。我是球迷，也是球友。球未落地，永不放棄，期許自己在生命中每個大比分落後的時刻，皆能克服恐懼，優雅地迎接誠實的失敗，大方地接受每一個得來不易的成功。

## 摘要

袁哲生被譽為後鄉土文學開創者之一，其作品為台灣鄉土文學開拓一條嶄新的道路，雖仍描述市井小民之日常故事，卻揉雜了民間信仰及魔幻，並加入方言、地方口語及俚語。其〈送行〉於1994年榮獲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類首獎，旋即在文壇打開知名度。袁於2004年驟逝，截至2023年其作品中僅有五篇小說翻譯成英文，三本為強勇傑所譯，其餘兩本為范德培所執筆。

袁作品之研究主要圍繞文學領域，多聚焦作品中所呈現之「死亡」、「消失感」、「憂鬱」，另也有以鄉土小說流變為主題的研究，探討袁以及其他作家之作品在「鄉土文學」脈絡下的影響及地位，然而以翻譯角度探討袁之作品在學界仍屬荒蕪之境，仍無前人研究得以借鏡。

本論文揀選強勇傑以及范德培所譯〈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之英譯本，並選出文本中五大文化詞：人名、地名、宗教、粗話以及俗語，先以歸化及異化做初步分類，並分析譯者傾向使用之翻譯策略、方法及技巧，並評析譯文是否能夠有效構築原文中所刻劃中的世界。研究觀察後發現兩譯者在面對此五大類文化詞時，實則歸化與異化交互使用，但強偏向採取歸化，而范則傾向於異化，筆者另也提出在英譯上述文化詞時，譯文如何影響文化詞語意之建構，希冀為未來欲翻譯袁之作品或後鄉土文學之譯者提供參考。

關鍵詞：沒有窗戶的房間、秀才的手錶、後鄉土文學、歸化及異化、文化詞翻譯

## Abstract

Yuan Zhe-Sheng, renowned as a pioneer of post-regional literature, blazed a trail for Taiwan nativist literature. Post-regional literature not only depicts 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but also weaves together folk beliefs, the paranormal, dialects, local colloquialisms, and slang. Yuan's literary prowess earned him immediate recognition when he won first prize in the short fiction category at the 17th China Times Literary Award in 1994. Unfortunately, Yuan Zhe-Sheng passed away in 2004, and only five of his short stories have been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as of 2023, with three translated by Yung-chieh Chiang and two by David van der Peet.

Existing research on Yuan Zhe-Sheng's works predominantly centers around themes of "death," "concept of disappearance," and "melancholy." Some scholarly works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his writings on the evolution of Taiwan nativist literature. However, research on Yuan's works from a transl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still remains unexplored 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thesis primarily examin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five categories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CSI)—character names, place names, religious terminology, swearing, and sayings—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 Room without Windows* and *Xiuc'ai's Watch*, respectively by Yung-chieh Chiang and David van der Peet. This thesis first categorizes the aforementioned items into the domain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and analyzes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employed for each item. The research findings suggest that both translators employ strategies of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with Yung-chieh Chiang leaning more toward domestication and David van der Peet displaying a general inclination toward foreignization.

Keywords: *A Room without Windows*, *Xiuc'ai's Watch*, post-regional literature, domestication and foreignization, CSI translation

# 目次

謝誌.....	i
摘要.....	ii
英文目錄.....	iii
表次.....	vi
第壹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作者與〈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簡介 .....	3
一、 作者袁哲生簡介.....	3
二、 〈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簡介 .....	5
第三節 後鄉土文學之流變 .....	7
第四節 名詞解釋.....	8
第五節 研究範圍 .....	12
第六節 研究問題 .....	12
第七節 研究章節編排 .....	12
第貳章 文獻探討 .....	14
第一節 文化詞翻譯及相關文獻回顧 .....	14
一、 文化詞定義 .....	14
二、 文化詞分類 .....	16

三、    文化詞之翻譯策略.....	17
第二節 台灣文學英譯—翻譯策略相關研究 .....	20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23
第參章 稱謂及宗教文化詞英譯策略 .....	24
第一節 人名英譯.....	24
第二節 地名英譯.....	27
第三節 宗教文化詞英譯.....	32
第肆章 通俗用語之英譯策略 .....	43
第一節 粗話英譯.....	43
第二節 俗語英譯.....	66
第伍章 結論及研究建議 .....	82
第一節 研究成果.....	82
第二節 未來展望.....	85
參考文獻.....	87

## 表次

表 1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角色名稱及英譯 .....	24
表 2 〈秀才的手錶〉之角色名稱及英譯 .....	25
表 3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地方名稱及英譯 .....	27
表 4 〈秀才的手錶〉之地方名稱及英譯 .....	29
表 5 「媽的」之相關粗話 .....	44
表 6 「幹」之相關粗話 .....	50
表 7 「賤」之相關粗話 .....	52
表 8 「王八」及「雜種」之相關粗話 .....	56
表 9 「雜碎」以及「畜牲」之相關粗話 .....	58
表 10 「變態」之相關粗話 .....	60
表 11 「番顛」之相關粗話 .....	62
表 12 指涉親友之相關粗話 .....	63
表 13 「猴死囡仔」之相關粗話 .....	65
表 14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俗語及異化英譯 .....	67
表 15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俗語及歸化英譯 .....	69
表 16 〈秀才的手錶〉之俗語及異化英譯 .....	72
表 17 〈秀才的手錶〉之俗語及歸化英譯 .....	74
表 18 〈秀才的手錶〉之俗語及歸化異化交錯使用之英譯 .....	77

# 第壹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只是從一個意象出發，甚至是從一個人很小的處境，然後，把這個當作核心，再發展開來，成為一個有轉彎的情節，並不見得有什麼故事。我用詩的技巧，也就是以意象為中心的這種技巧，來寫小說。<sup>1</sup>

袁哲生與黃國峻曾被作家張大春譽為撐起 21 世紀小說江山的兩位青年作家<sup>2</sup>，其寫作風格多變、筆觸樸實，除了小說，也以繪本的形式陸續出版《倪亞達 1—真令人不屑》《倪亞達 2—倪亞達臉紅了》、《倪亞達 3—倪亞達 fun 暑假》、《倪亞達 4—倪亞達黑白切》，以及《猴子》、《羅漢池》。筆者高中初次接觸袁哲生《送行》中之〈雪茄盒子〉，其文筆真摯，然而畢業之後卻未再拜讀其文學作品，直至 2010 年其《倪亞達》改編搬上電視螢幕，才再次想起此這位早逝的後鄉土作家。

袁哲生被譽為後鄉土文學潮流開創先驅<sup>3</sup>，其寫作風格與 70 年代鄉土小說有所不同，儘管仍書寫著市井小民的日常故事，卻融入民間信仰及魔幻，並加入方言、地方口語及俚語。相較於原鄉召喚意識及憂國憂民抵抗意識濃厚的鄉土文學，後鄉土的形象較為親切好玩，甚至帶點無厘頭（范銘如，2007）。郝譽翔（2008）也持相似論點，認為袁哲生的作品不像 30 年代日治小說的血淚斑斑，也絕非 70 年代鄉土文學中試圖扳倒帝國主義的憤憤不平。他為鄉土文學開啟了一條不同的道路，不僅充滿著幻想，也不帶有控訴的口吻，以不同的視角帶出成長所產生的世故。

<sup>1</sup>張大春：《縱橫書海》，第 103 集「尋找一位新作家——袁哲生」，電視錄影 DVD，台北：廣電基金，1996。

<sup>2</sup>賴素鈴：〈張大春 黃春明 力薦文壇新聲影 黃國峻和袁哲生 寫作出版結了緣〉，《民生報》A6 版（文化新聞），2000 年 9 月 27 日。

<sup>3</sup>范銘如，〈輕·鄉土小說蔚然成形〉，《中國時報·開卷版》（2004 年 5 月 10 日）。

筆者選定之文本〈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皆符合上述後鄉土小說的特徵，1998年袁哲生以〈沒有窗戶的房間〉獲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評審獎，隔年更以〈秀才的手錶〉一文斬獲第二十二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類首獎，打響名號，更為大眾所之。袁哲生自1995年出版其第一本著作《靜止在樹上的羊》至2005年其自縊身亡不到十年光陰。其作品在文壇卻廣受好評，但可惜其作品大多僅限在中文讀者中流傳，其相關譯本少之又少，幾乎只有單篇小說的英譯，並沒有集成冊出版供中文以外的讀者閱讀。

筆者統整發現目前主要有五篇袁哲生的英譯小說可在市面上可供讀者閱覽，分別是〈沒有窗戶的房間〉<sup>4</sup>、〈寂寞的遊戲〉<sup>5</sup>、〈木魚〉<sup>6</sup>、〈送行〉<sup>7</sup>以及〈秀才的手錶〉<sup>8</sup>。除了〈送行〉及〈秀才的手錶〉是由范德培所譯，剩餘皆由強勇傑擔任譯者。〈沒有窗戶的房間〉為語域較低的之小說，用字略為通俗，充滿台語、俚俗以及較為輕蔑的口語詞彙，另全文以口白形式書寫，與普通書面語撰寫之小說風格上有極大的差異，但卻十分貼近上述後鄉土文學中帶有「民間信仰、方言、地方口語及俚語」等特徵。筆者亦認為作者以較為意識流的方式書寫，閱讀原文本身就極具挑戰，即使身為中文母語者，也需要反覆閱讀，才能窺知作者所傳達之文意，另如前文所及，因文內充斥粗話、以及中文之文化詞等因素，也為翻譯增添許多難處。筆者選定的另一篇文本〈秀才的手錶〉則塑造了一個名為「燒水溝」的鄉里，並同樣夾帶許多「民間信仰、方言、地方口語及俚語」以及許多人物對白鋪陳整篇小說的架構。

筆者試圖以韋努蒂(Lawrence Venuti) 歸化、異化來探討譯者面對文化詞所採取的策略，探究原文之意圖是否有在譯作中現形，並提出誤譯之處以及兩位

---

<sup>4</sup> 收錄於台灣文譯 2017 年夏季號

<sup>5</sup> 收錄於台灣文譯 2017 年秋季號

<sup>6</sup> 收錄於當代台灣文學選譯 2005 年夏季號

<sup>7</sup> 收錄於當代台灣文學選譯 2001 年夏季號

<sup>8</sup> 收錄於《回首塵寰：二十世紀臺灣短篇小說精選》，(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2011)

譯者在翻譯文化詞之偏好，希望能夠有志翻譯及研究袁哲生作品及後鄉土文學的譯者開闢一條先路，以其日後袁哲生的作品能在中文之外的不同語言盛放。

## 第二節 作者與〈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簡介

### 一、 作者袁哲生簡介<sup>9</sup>

袁哲生於1966年出生於高雄岡山，祖籍江西省瑞金縣。高中就讀於成功高中，並考取文化大學觀光系。在大三時袁哲生降轉進入英文系二年級，並在一次訪談提及一門文學欣賞的課程讓他對文藝的創產生了興趣，並言明：「契訶夫到現在都還影響我，寫東西寫到無可奈何的地方結束」。<sup>10</sup>

袁哲生在大學時期初次提筆創作小說，其首部小說作品於1987年即榮獲第七屆全國學生文學獎大專小說組佳作作品，並刊於《明道文藝》六月號，爾後收錄於希代編輯，《蘋果滋味》（台北：希代，1989）。袁哲生亦以〈慶叔的腳踏車〉獲得第六屆華岡文學獎小說組第三名。袁哲生於1991年考取淡江大學西洋語言研究所，其〈郵票〉亦於同年刊登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1994年對袁哲生來說是其寫作生涯重要的轉捩點。袁哲生在第十七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類以〈送行〉榮獲首獎，不僅刊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也收錄於張芬齡編，《八十三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1995），以及王德威編之《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台北：爾雅，1998）。袁哲生之作品也受到張大春的極力讚賞，並在其主持之節目做一特輯「尋找一位新作家——袁哲生」，以介紹這位文壇新秀，而這也順利讓袁哲生在文藝界打響名號。

<sup>9</sup> 關於作者之生平資料出要參考〈袁哲生年表〉，《靜止在——最初與最終》（台北：寶瓶文化，2005年），頁342-345、〈袁哲生年表〉，《誠品好讀》第43期（2004年5月），頁71、以及〈袁哲生創作年表〉，《幼獅文藝》第606期（2004年6月），頁55。

<sup>10</sup> 王開平：〈散步到他方——訪小說家袁哲生〉，《聯合報》41版（讀書人周報），2000年8月28日。

1995年袁哲生研究所畢業後即入伍服役，並在同年以〈雪茄盒子〉獲第七屆中央日報文學獎小小說類第二名，並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靜止在樹上的羊》。1997年退伍後擔任《自由時報》副刊編輯，並開始在文藝營授課演講、參與文學會議及座談會，並時常受邀擔任文學獎評審。1998年，袁哲生憑藉著小說〈沒有窗戶的房間〉獲第二十屆聯合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類評審獎，並於1999年，以〈秀才的手錶〉一文獲第二十二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類首獎。袁哲生並於2000年轉任男性時尚雜誌《FHM 男人幫》擔任主編，並在同年以《秀才的手錶》獲選為《中央日報》「出版與閱讀2000——中文創作類十大好書榜」<sup>11</sup>

2001年袁哲生開始發表倪亞達系列作品，包含《倪亞達1—真令人不屑》、《倪亞達2—倪亞達臉紅了》、《倪亞達3—倪亞達fun暑假》、《倪亞達4—倪亞達黑白切》。在2002年，袁哲生以〈猴子〉獲得第三十三屆吳濁流文學獎之小說獎。2003年袁哲生在PChome架設了個人新聞台，名為「秀才燒水」<sup>12</sup>，總共發表了十四篇文章，多為對時事的看法或分享其創作文學作品，而在一年後，於2004年自縊於汐止後山。其過世後一年寶瓶文化出版了袁哲生的小說紀念文集《靜止在：最初與最終》，不僅收錄了〈靜止在樹上的羊〉、手札、專欄文章，也收錄了從未刊稿過的中篇小說〈溫泉浴池〉。

袁哲生曾在訪談中提及自己出生在「淡淡悲傷的眷村，是孤立於大環境的寂寞社區，雖然到處麻將聲、打小孩聲，看似熱鬧，其實環境孤立、人也孤立。」<sup>13</sup>而其出生背景所帶給他的影響也遍及其作品，《靜止在樹上的羊》及

<sup>11</sup> 2000年《中央日報》中文創作類十大好書榜依序為：鍾怡雯：《聽說》、陳文玲：《多桑與紅玫瑰》、潘智敏：《台灣賞蛙記》、張大春：《城邦暴力團》（壹~肆）、葉榮鐘：《日據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史》（上、下）、吳明益：《迷蝶誌》、盧建榮：《入侵臺灣：烽火家國四百年》、沈文台：《臺灣燈塔圖鑑》、袁哲生：《秀才的手錶》、駱以軍：《月球姓氏》。

<sup>12</sup> 「秀才燒水」為袁哲生自起的台名，不僅結合《秀才的手錶》中秀才與燒水溝的意象，也意味著他燒水泡茶，讓讀者可以互相交流分享想法。參見：王聰威：〈秀才上網記〉，《聯合文學》，235期，2004年5月號，頁78。「秀才燒水」網址：

<http://mypaper.pchome.com.tw/news/yuanjason/> 上網日期：2022年8月22日。

<sup>13</sup> 盧郁佳：〈微小卻又用的逃避：訪袁哲生談《倪亞達fun暑假》〉，《聯合報·讀書人出版線

《寂寞的遊戲》這兩本小說集即以社會中各種孤獨者的形象來傳達寂寞及孤獨。此論文所選的兩篇小說，〈沒有窗戶的房間〉出自於《寂寞的遊戲》，而〈秀才的手錶〉出自於其同名小說集《秀才的手錶》。〈沒有窗戶的房間〉以二十二歲青年的視角出發討論孤獨及死亡，而《秀才的手錶》中，袁哲生也嘗試在作品中將台語文字化，並以鄉野為背景討論現代性與鄉土文化交錯時所產生的矛盾。

## 二、〈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簡介

〈沒有窗戶的房間〉於1999年由聯合文學出版，收錄在《寂寞的遊戲》一書。英譯本則由強勇傑所譯，於2017年由中華民國筆會出版。通篇以第一人稱書寫，故事圍繞在一位於葬儀社工作的二十二歲青年。主人翁想辭職離開葬儀社，以逃離對死亡的不安與惆悵，故事結尾卻點出即使人們極力逃離死亡的宿命，但到頭來誰也逃不過命運橫掃的鐮刀，投入死亡的羅網。

除了故事主角外，另外兩位配角——坤洲仔以及孔雀魚——對於故事的形塑也佔有決定性的影響。坤洲仔為主人翁在葬儀社的前輩，對葬禮相關的繁瑣細節瞭若指掌，對此主人翁卻感到十分厭惡。主人翁不僅描述他「離死人愈近心情愈好」，坤洲仔示範如何使用焚化爐時，主人翁心理也暗自想「我覺得坤洲仔是全世界最噁心的人。」文內主人翁對死亡種種負面的言論顯示出他對死亡的恐懼，及逃離死亡的渴望。

孔雀魚為時常穿梭在殯儀館的上流社會人士。他邀請主人翁去家裏作客。席間不僅吃高級的「蘇俄魚子醬」，屋內裝潢以及種種名牌服飾讓主人翁大開眼界。除了讚嘆孔雀魚家中的奢華，主人翁內心不斷數落坤洲仔，然而最後主人翁卻意外發現孔雀魚的性癖好：他把房間佈置成靈堂，並把自己當成亡者，

---

上》2002年8月25日。

藉此獲得性快感。最終，主人翁還是回到了葬儀社工作。不論是整天與死人為伍的坤洲仔，還是看似光鮮亮麗的孔雀魚，人與死亡都永遠都只咫尺之遙，也是每個人皆須面對的課題。

另一作品〈秀才的手錶〉於1999年獲第二十二屆時報文學獎短篇小說類首獎，並在2000年收錄於其同名小說《秀才的手錶》。其〈秀才的手錶〉小說之英譯本則由德籍譯者范德培所執筆，收錄於2011年出版之《回首塵寰：二十世紀臺灣短篇小說精選》。通篇以第一人稱敘事方式「我」敘述，並挑戰以台語文字化的方式來書寫。故事背景設定在名為「燒水溝」的台灣村落，除了主人翁之外，還有包含其玩伴秀才、武雄以及其外公外婆等諸多角色。

〈秀才的手錶〉的秀才並非真秀才，鄉里的人常常戲弄他為不事生產的「空秀才」，但其為燒水溝少數擁有手錶的人物。戴著鐵力士自動表的秀才，常常與主人翁「我」玩猜時間的遊戲，比賽誰能準確預測郵差來郵筒收信的時間。秀才總是以表定郵差應該要到的時間來預測，並認為：「這個世界就像黃曆上記載的一樣，是按照精確時間在進行著的。」<sup>14</sup>，但最後總是沒有手錶的主人翁猜中，因其非仰賴機械化的時鐘，而是聆聽生理時鐘外加個人判斷，聽見郵差到達的聲音。主人翁的外公也因聽信了算命師的地震預言，買了一支手錶，以便時時注意時間，掌握地震到來的時刻。故事的最後，秀才因不準時的火車，被迎頭撞上死於輪下，也就此終結了秀才依靠手錶與時間的競賽。奉行著機械化的時間，反而陷落於死亡的困境。主人翁最後提及：「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面本來就有一隻手錶，只要讓自己安靜下來，就可以清楚地聽見那些『滴答滴答』的聲音正毫不遲疑地向前狂奔著。」<sup>15</sup>也代表著我們每個人的身體都有自己的時間，無法用機械量化，自然間所發生的事件順序是難以精準預測的，沒有既定的時間，沒有固定的行程。

---

<sup>14</sup> 袁哲生：〈秀才的手錶〉，《秀才的手錶》，頁11-12。

<sup>15</sup> 同前註，頁33

### 第三節 後鄉土文學之流變

後鄉土文學為鄉土文學所衍生出的產物，並於 2004 年由范銘如教授於〈輕·鄉土小說蔚然成形〉一文以「輕鄉土」的概念提出，其文學之風格與傳統鄉土文學有著顯著差異，後鄉土文學不僅融入寫實與現代主義的元素，也不如以往對於原鄉憂國憂民的批判。鄉土文學的形塑與變遷可追溯到 1930 年代之鄉土文學論戰。在 1930 年代，第一次鄉土文學論戰肇始於黃石輝刊登於《伍人報》的《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sup>16</sup>，其表明臺灣文學之受眾應為勞苦大眾，而內容應聚焦臺灣本土的經驗及事物並以台灣話文來創作，並強調如台灣話能與文字合一，農工等基層族群在使用書寫就更為便捷。隨後便出現了以台灣話文書寫為主要討論議題的鄉土文學論戰。此論戰不僅討論了白話文與台灣話文作為文字書寫的選擇，鄉土意識在此時也得以抬頭，希冀在白話文與日本殖民者所使用的日文之中，發展出屬於台灣自己的書寫文字，彰顯台灣的特殊性，書寫與台灣這片土地相關的作品，藉此對抗日本殖民時日語同化下的政策及日本外來文學，並試圖鞏固及加強台灣人民對自身本土的文學的重視。

自西元 1949 中華民國政府播遷來台後，其所倡導之反共文學及中國舊文學在威權統治下為台灣文壇之顯學，在 1950 至 1960 年代，以鄉村生活為導向的鄉土文學則相對處於弱勢，然而 1970 年代開始，釣魚台領土爭議及退出聯合國等等外交上的挫敗及資本主義的入侵，導致農村紛紛走向衰敗。面對如前文所提日益壯大的西方勢力及資本主義風潮，1960 年代在台灣開始興盛的西化現代主義也在此時受到檢視，同時寫實主義也逐漸展露在鄉土文學中。1970 年代時期的鄉土文學「以鄉村為背景，以鄉村人物的生活為主要描寫對象，並且在語言文字上運用許多方言的作品。」<sup>17</sup>(王拓，1981，頁 115)，並圍繞著鄉土關

<sup>16</sup> 黃石輝，〈怎樣不提倡鄉土文學〉，收入中島利郎編，《1930 年代臺灣鄉土文學論戰資料彙編》，高雄市：春暉，2003 年，頁 1~6。原刊《伍人報》第 9 號—第 11 號，1930 年(昭和五年)8 月 16—9 月 1 日。

懷、政治社會的批評，及台灣這片土地上人們的困境，例如：社會轉型所帶來傳統價值觀的崩解、外來的經濟所引發的城鄉及勞資間的糾紛或是對於政府執政方式的反抗，檢視反思當代物質化的價值觀。回溯歷史可發現從 1930 年代開始，鄉土文學將臺灣人民抵抗的意識具像化，不論是在日治時期對於外來政權的抵抗，或是面對國際迎面而來的壓力，鄉土文學總佔據要角，為台灣這片土地發聲。

1990 年代後，台灣歷經了解嚴，讓多元的議題在社會得以受到關注，並開創出一種有別於以往的鄉土文學風格，並稱其為「後鄉土文學」。後鄉土文學裡的背景及對象雖與 1970 年代之鄉土文學雷同，然而以往的批判性及寫實主義的影子卻不如以往鮮明。范銘如教授<sup>18</sup>觀察提出這批寫作風格的作家由袁哲生領頭，並以吳明益以及諸多 1970 年代出生的文學獎得主承接，例如：甘耀明、童偉格、伊格言、張耀升、許榮哲。後鄉土小說的一大特徵為「寫實性的模糊」，意即在寫實的描述中參入了非現實的元素，即使探討到現實的議題也保持著敘述的距離（范銘如，2007，頁 32）。後鄉土小說依然如 1970 年代或早期的鄉土小說一般描寫鄉鎮市井小民的生活，書寫時參雜方言及俚語，並融入民間習俗及信仰，然而在書寫台灣社會的問題上，筆觸卻不如以往批判。後鄉土小說不僅承襲寫實與現代主義的手法，並加入了「魔幻、後設、解構等當代技巧以及後現代反思精神」（頁 23）。鄉土的形象以各種形式出現，可能有點無趣或帶有奇異成分，甚至有點無厘頭般令人發笑，與以往的鄉土鄉土文學的作品相比，已不再有以往對「原鄉的召喚以及感時憂國式的批判性」（頁 23）。

#### 第四節 名詞解釋

---

<sup>18</sup> 范銘如，〈輕·鄉土小說蔚然成形〉，《中國時報·開卷版》（2004 年 5 月 10 日）。

本研究探討袁哲生兩篇中文小說英譯文本所採取的翻譯策略，以「袁哲生」作為論文名稱、關鍵詞及摘要在台灣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查詢，一共出現 21 篇學位論文<sup>19</sup>，並皆為文學領域，主題大致上圍繞在袁作品中所呈現之「死亡」、「消失感」、「憂鬱」，另也有以鄉土小說的流變為主題的論文，探討袁以及其他作家之作品在「鄉土文學」脈絡下的影響及地位，然而以翻譯角度探討袁哲生的作品之論文在台灣學界仍屬荒蕪之境，仍無前人研究得以借鏡。筆者於此研究中，以翻譯策略為主分析其譯文，並佐以翻譯方法以及翻譯技巧進行深入探討。綜觀各方論文，筆者發現「翻譯策略」、「翻譯方法」及「翻譯技巧」之定義曖昧不明。有些論文將直譯、詮釋、替換、省略、音譯、以及借譯視為翻譯策略，也有些論文將上述策略視為翻譯技巧，並將歸化及異化歸為翻譯策略。此三個詞彙的應用似乎沒有明確的分野，在不同的研究可能視為同義詞作為代換，也可能定義為不同階層賦予其不同含意。

為了解決其定義模糊之問題，Chesterman (2005) 及 Molina & Albir (2002) 皆曾撰文論述「翻譯策略」、「翻譯方法」及「翻譯技巧」三者的差別並提供嚴謹定義以免造成混淆。

### 一、翻譯策略 (Translation strategy)

Chesterman (2005) 認為翻譯策略應該為宏觀層面上解決問題的方案 (頁 113)，而基於以上對於策略的定義，華中師範大學教授熊兵將翻譯策略定義為「翻譯活動中，為實現特定的翻譯目的所依據的原則和所採納的方案集合」(頁 83)。而翻譯活動的兩端分別是原文作者及譯文接受者，譯者在從事翻譯時，因為取向不同，因此可將翻譯策略主要分作異化 (Foreignizing strategy/ Foreignization) 及歸化 (Domesticating strategy/ Domestication)。

---

<sup>19</sup> 搜尋日期：2022 年 9 月 25 日。

異化的本質為「原文作者取向」，意即 Schleiermacher (2002) 所提出譯者應「盡量不要打擾原作者，而是把讀者帶向原作者」(頁 229)，「在方法上適度放棄目的語的習俗和慣例」(周茂林，2009，頁 40)。因此譯者在翻譯的過程，應盡力保留原文的語言、文化特質等等不同於譯文受眾的異國風味，以促進不同民族間的文化交流，並讓受眾查覺到文本的異質性 (heterogeneity)，但若異化的翻譯策略不當，在譯文中混雜了過多的原文文化的元素或語言特色，譯文的受眾可能在閱讀上會遇到困難，疏離了譯文及讀者的距離 (陳榮彬，2020)。另一方面，Venuti (1995) 也提出在為較為弱勢的族群輸出翻譯至強勢民族語言中時，採取異化的策略，抵抗強勢民族的文化殖民及霸權，可視為一種文化干預的手段 (cultural intervention)，不僅顯現弱勢族群的文化身分，也凸顯譯者的能見度。

而與異化相對的策略即為歸化，主張譯者應向譯文之受眾靠攏，實務上譯者在翻譯時，應使用目標語讀者常見、可理解的語言以及目標語文化中固有的表達方式。優點是譯文通順流暢，降低文本的陌生感，接受度較異化文本高，讓讀者不需花功夫理解原文的創作背景，即可理解文本訊息，然而採用歸化的策略也就表示犧牲原文的語言及文化要素，並剝奪目標語讀者欣賞不同文化及語言表達方式的機會。對弱勢民族而言，將其翻譯推向較為強勢族群時，如採用歸化策略，可能會強化強勢民族的文化殖民及霸權，為一民族自信的表現 (周茂林，2009，頁 39、58)，但同時矮化弱勢族群的文化身分，造成文化失真 (潘克棟、曾劍平，2009)。同時譯者的角色就會趨向隱形並被邊緣化 (Venuti，1995)。

歸化及異化兩種翻譯策略不應視為絕對關係，而應視為相對關係，僅表明作者在翻譯時的一種傾向。每篇譯文皆是譯者異化策略及歸化策略的綜合體，沒有完全的異化譯文，也沒有百分之百的異化譯文。

## 二、翻譯方法 (Translation method)

翻譯方法則是翻譯策略底下的範疇，並定義為「翻譯活動中，基於某種翻譯策略，為達到特定的翻譯目的所採取的特定途徑、步驟、手段」(熊兵，2014，頁 83)。而翻譯方法與翻譯技巧的主要差別為，翻譯技巧為較為具體且局部處理的辦法，而翻譯方法則是一種較為概括的處理方式 (Chesterman，2005，頁 26)，而在異化策略下主要有四種翻譯方法：直譯 (Literal translation)、零翻譯 (Zero Translation)、逐字翻譯 (Word-for-word translation) 以及音譯 (Transliteration)。歸化策略則囊括意譯 (Liberal translation)、改譯 (Variation translation)、仿譯 (Imitation) 以及創譯 (Transcreation/Recreation)。

## 三、翻譯技巧 (Translation technique)

翻譯技巧則為翻譯方法下的範疇。翻譯方法較為宏觀廣泛，翻譯技巧較為微觀具體。翻譯技巧為具體的翻譯處理手法，其影響語篇微觀或具體的語言單位，而翻譯方法則為翻譯時所遵循的原則方向，影響語篇宏觀及整體的語言單位 (Molina & Albir，2002，頁 507-508)。Chesterman (2005) 也提出翻譯技巧為翻譯活動中具體所需使用的技術、技能或技藝。翻譯技巧較為局部及微觀，為文本在語言層面上所實施的操作及操控 (頁 26)。廖柏森 (2018) 將翻譯技巧分為兩大類：單句翻譯及多句翻譯。單句翻譯所採取的翻譯技巧為：增譯法、減譯法、順譯法及逆譯法、被動語態的翻譯法及詞性轉換法。多句翻譯則可細分為：合句法、分句法以及多句/長句重組法。

「翻譯策略」、「翻譯方法」及「翻譯技巧」為由上至下的層級關係，意即從廣泛到具體，從宏觀到微觀。翻譯方法的選用須遵循特定翻譯策略，翻譯技巧的使用也需依循特定的翻譯方法。此三項概念為翻譯研究及翻譯實踐中核

心的概念，然而現行的研究中時常存在一些模糊地帶，因此探討其構成要素、相互的關係及分類系統，使其更有系統，並有助於翻譯領域的研究。

## 第五節 研究範圍

### 一、〈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原著及英文譯本

袁哲生為後鄉土文學潮流之先驅，而〈秀才的手錶〉及〈沒有窗戶的房間〉皆帶有後鄉土小說之主要特徵，不僅在寫實的描述中加入了非現實的元素，故事情節皆圍繞在市井小民的生活，並參雜方言及俚語、民間習俗及信仰。因在市面上袁哲生的翻譯文本僅有五篇，三篇由強勇傑所翻譯，而兩篇由范德培所譯。筆者欲分析比較兩位譯者的翻譯策略，因此挑選了袁哲生獲獎的代表作品〈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作為研究文本，並分析英文譯文文化詞及臺語之翻譯策略。

## 第六節 研究問題

袁哲生在文壇出道至生命結束，短短十年光影，雖在為後鄉土文學之先驅並在文壇上享有盛名，但翻譯作品卻是寥寥無幾，其譯本相關研究也為一未闢之地。此研究欲分析在面對文化差異及臺語時，譯者採取何翻譯策略應對？並歸納並比較兩譯者在不同文本及脈絡底下是否有其偏好的翻譯策略？

## 第七節 研究章節編排

本論文共分為五個章節，第一章為緒論，講述研究動機及目的、提供作者袁哲生生平簡介及所選定之中文文本背景及內容大綱，並爬梳鄉土文學之演變及袁哲生在鄉土文學中之影響。第二章則為文獻回顧，探討前人研究文化詞翻譯及台灣文學中翻英策略的研究成果，並敘述研究所引用之理論文獻及研究方法。第三及第四章則以韋努蒂的歸化與異化並搭配翻譯方法及技巧分析並比較

兩位不同譯者翻譯五大類文化詞：人名、地名、宗教、粗話以及俗語所採用之跨文化翻譯策略。第五張為結論，總結本研究之發現以及未來相關研究的展望。



## 第貳章 文獻探討

### 第一節 文化詞翻譯及相關文獻回顧

#### 一、文化詞定義

文化詞在翻譯過程中為一大難題。文化詞彙反應一國發展歷程、社會風俗傳承、語言文化經驗的詞彙。例如：諺語、典故、經典（包含書名）、詩歌、成語、俚語、口號、流行語、電影片名等，都是具有文化特色且習見的詞彙或詞組（楊承淑，2000，頁 23），而往往一個文化所獨有的詞彙，在另一個文化卻難以找到相應字詞，此時，要使用歸化或異化、或是其他不同的翻譯手法來傳遞訊息，皆仰賴譯者主觀的判斷。有時採取歸化（domestication），原文的趣味及獨特性就削弱許多，而採取異化（foreignization），則增添讀者閱讀難度，時時要查詢註解或蒐集資訊，造成閱讀意願降低，實在兩難。

「文化<sup>20</sup>」一詞定義為：「人類在歷史發展過程中創造的總成果。包括宗教、道德、藝術、科學等各方面。」<sup>21</sup>而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 也在《翻譯教程：翻譯的原則與方法》(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 提出：文化為一群住在相同地區，並使用相同語言的居民所獨有的生活方式<sup>22</sup>。「文化詞」則為帶有上述特色的詞語，不僅體現相同群體的文化風情，也揉雜了相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對於日常事物所產生的聯想。例如早期台灣社會重男輕女十分嚴重，往往會將剛出生的女嬰命名為「罔市」或「罔腰」<sup>23</sup>，一方面表示並不歡迎這個孩子，但另一方面卻擔心小孩身體虛弱，希望其能平安長大。而「招弟」為

---

<sup>20</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62152&q=1&word=%E6%96%87%E5%8C%96>。  
搜尋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sup>21</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https://reurl.cc/28g6mm>。搜尋日期：2022 年 11 月 1 日。

<sup>22</sup> Culture is the way of life and its manifestations that are peculiar to a community that uses a particular language as its means of expression.

<sup>23</sup> 「罔市」或「罔腰」為台語，為隨便養育之意。

另一重男輕女的社會下女嬰常見的名字，希望其能夠「招來兄弟」，下一胎不再是女嬰。除此之外，結婚前「合八字」，喪禮時長孫要負責「俸斗」，以及中文「四」與台語「死」因音近所以普遍在華人社會被視為一不祥之數字。以上等等皆為華人社會中所獨有的文化詞彙。

綜觀文化詞研究，可發現學者對於文化詞的定義大致相同。常敬宇於《漢語詞彙文化》一書定義文化詞為特定文化範疇的詞彙，它是民族文化在語言詞彙中直接或間接的反映，而每種語言在其個性、風俗習慣、宗教信仰都會有其獨特性，而在這樣的條件下，每個語言都會有其文化詞彙，而這就是與普通詞彙最大的不同。賈淑華（2010）則提出文化詞是「帶有文化標記性的詞語」（頁46），與社會制度及民族風情密不可分。王珩（2019）也對文化詞下明確定義，並表明文化詞須為：一、其他文化中無相對應詞彙的文化空缺詞，二、可在其他文化中找到相對應詞彙，但須產生與其他文化不同之象徵、聯想意義。

而在中國語言學名詞審定委員會所編寫的《語言學名詞2011》收錄了「文化詞」，並定義為「含有某種特定文化意義的詞。是民族文化在語言詞彙中直接或間接的反映。例如：「武術」、「功夫」、「太極」等詞。又如「松」、「竹」、「梅」等詞含有「高風亮節」、「清雅情操」（田小琳，2016，頁11）。文化詞的出現不僅僅是在語言之間，常常甚至是使用同一語言或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也會有文化詞的產生。台灣與中國的官方語言雖然相同，但因風俗文化的差異，也演化出許多當地獨有的文化詞，例如：台灣稱作「品質」而中國稱作「質量」，而此種現象實為常見。台灣也有許多不同民族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例如：客家人、原住民、漢人等等，而這些族群都有各自獨特的文化詞。上述可證語言與文化息息相關，而在翻譯實作時，也必須先了解其文化詞底蘊，譯文才得以健全完整。

## 二、文化詞分類

中外學者皆針對文化詞做過分類。尤金·奈達 (Eugene Nida) 將文化詞分為五大類：生態 (ecology)、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社會文化 (social culture)、宗教文化 (religious culture)、語言文化 (linguistic culture) (頁 196)。紐馬克也參考尤金·奈達的分類將文化詞分為：自然生態 (ecology)、物質文化 (material culture)、社交文化 (social culture)、手勢與習慣 (gestures and habits) 以及最後一大類：組織、風俗、活動及概念 (organizations, customs, activities, concepts) (頁 124-125)。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常敬宇 (2000) 認為文化詞具有深層民族文化訊息，並將文化詞分成六大類：典籍文化詞語、宗教文化詞語、民俗文化詞語、禮俗詞語、形象詞語、飲食文化詞語。賈淑華 (2010) 認為文化與社會制度及民俗風情密不可分，並將文化詞分成六大類：物質文化、民俗風情、表徵地域文化、具特殊涵義或影射的人名、文化中獨有的制度及宗教制度、和成語等。潘克棟、曾劍平 (2009) 則提出文化詞語應分成文化詞以及文化含義詞兩大類型。文化詞的涵義為在某一文化中所具有的事物及概念在另一文化中全然不存在，而文化含義詞則為一詞語所表達的概念在兩種文化中皆有，但在詞義方面卻不完全重合，意即只有某種程度的對等，例如英文中的 cousin 可代表「堂表兄弟姊妹」，cousin 一詞所涵蓋的語意寬度是中文所沒有的。

臺中教育大學語文教育學系教授王珩 (2019) 則將文化詞語分成四大類：

- (一) 物態、制度、行為、心態文化詞語：意即文化特有詞語，在其他文化中很難直接對譯或者引發相應的聯想。
- (二) 典故詞語、熟語：神話傳說或歷史故事所引用的詞語，或是傳統文化中的成語、慣用語、諺語即歇後語等。

(三) 文化附加意義詞語：詞語本身帶有深層文化意義，例如象徵義、引申義、感情色彩義或語體義。

(四) 社交詞語：除了稱謂詞、問候語、祝賀語等之外，社交方面的禮貌客氣用語也包含在內。

綜觀上述的文化詞分類，可發現文化詞有兩大明顯的特徵：(1) 文化空缺詞語：此類的語詞在另一語言較難以找到，因此詞語本身即為一種文化。(2) 文化附加意義詞語：這類詞語與其他語言比較，可發現基本上所隱含的概念及意義大致相同，但在象徵、聯想、引申、比喻、語體或感情色彩上則較有濃厚的文化色彩，例如動植物、顏色、數字或方位相關的詞語都可歸於這一大類(王珩，頁 30)，而分類的意義也是希望在研究時有準則可以依循，系統性地歸納文化詞。

### 三、文化詞之翻譯策略

翻譯為源語至目標語的轉換，但翻譯的本質卻牽涉到不同文化間的交流，而文化詞的處理方式中外學者皆有不同見地，如潘克棟、曾劍平(2009)認為文化詞語中含有大量的民族文化訊息，而通常此種詞彙皆為該文化所獨有，在另一個語言或文化無法找到相應的詞彙，因此採取歸化策略較為不切實際，採取異化的策略較為合適。但採用異化時譯者仍須考量讀者接受程度，如只專注在源語字面含義，產出生硬的譯文，姑且只能稱其為死譯或胡譯。按造上述異化策略，又可細分成賦予目標詞語新的涵義、音譯、直譯以及直譯加註等四種翻譯方法。

#### (一) 賦予目標詞語新的涵義

翻譯時，源語的詞彙跟目標語的詞彙時常會出現語義無法完全對等的狀況，例如中文中「精神文明」及「物質文明」為相對的概念，當代普遍翻譯為

spiritual civilization 以及 material civilization，然而因為 spiritual 一詞帶有宗教色彩，因此很長一段時間精神文明都被翻譯成 cultural and ideological progress (或 ethical progress)，然而此種譯法既不能概括精神文明的所有含義，也以 material civilization 不對襯，因此愈來愈多譯者將此譯為 spiritual civilization，此時 spiritual 在表達精神文明時，以喪失原有的宗教意涵，而將中文的含義灌輸到目標語中，給予此詞語新的涵義。

## (二) 音譯

音譯為根據讀音用一種文字符號來去表達源語文字符號的翻譯方法，此種方法主要用在源語的詞彙及目標語的詞彙差異極大，產生了語義空白，並無法用語義來切入。採取音譯的詞彙主要分成兩大類：其一為目標語中無相應表達的空缺詞語，其二為目標語中雖有對應的詞彙但語意差異巨大，為保留源語的文化含義，因此選擇音譯。音譯的實例包含：feng shui (風水), tai chi (太極), yin (陰), yang (陽)等。

## (三) 直譯

直譯為譯文及內容與原文皆為一致的翻譯方法，例如將打草驚蛇譯為 to stir up the grass and alert the snake，不僅保留了源語的形象，其比喻的效果也如源語一般生動。但直譯並非死譯或硬譯，使用直譯時必須要兼顧字面意思以及比喻含義。

## (四) 直譯加註

採用直譯時，會發現單單將詞語翻譯成目標語，讀者還是會因為文化的差異，導致理解上較為困難，因此譯者可使用直譯加註釋的方法，將文化空缺之處補足，例如「班門弄斧」翻譯為 show off one's proficiency with an axe before

Ban, the master carpenter。此例即將中文中的人名「魯班」其隱含的文化訊息以目標語解釋，讓語義在目標語得以完整。

賈淑華(2010) 則以歸化中的意譯為基底提出空位補償及換位補償兩種處理文化詞翻譯的方法。當目標語及源語無法傳遞文化意涵，但卻可以找到上位詞來表達表層意義時，譯者可以在譯文放棄源語文化形象，用淺白的譯文來表明文化意涵，但缺點是源語文化在翻譯過程中仍會造成流失，例如將沉魚落雁翻譯成“(of a woman) extremely beautiful”即為此使用空位補償之範例，然為減少文化空缺，譯者也能在譯文中加入簡短解釋，或者人物說明。例如新娘婚禮時所使用的蓋頭，即可翻譯成 *bridal veil (red silk veil with which to cover the head of a bride at the wedding—an old Chinese custom)*，以注釋的方式傳遞文化含義。

換位補償為源語及目標語雖沒有全然對應的說法，但目標語卻有類似的概念，包含的喻象雖然不同，但目標語的讀者卻能在心中引起相似的語義聯想，使用此方法可以減少讀者重建認知所需耗費的心力。成語「愛屋及烏」中文解釋為愛一個人也連帶關愛與他有關的一切事物，然而烏鴉的形象在英文中雖無法還原，但英文中卻有相似的表達方式“Love me, love my dog”，用此方式雖然中英文化所使用的意象不同，目標語及原文的受眾皆達到相似的語用聯想。

歸納各派學者文化詞的翻譯方法，王玉芳 (2017) 提出主要可分為直譯、意譯、音譯、注釋及自創新詞，而音譯法則受到愈來愈多學者的推崇。金惠康 (2004) 即認為，將中國文化的詞語翻成英文時，使用音譯法能夠表現原文鮮明的民族或地方特色，而少林拳(*Shaolinquan*)即為一例 (頁 177)。而英文許多外來詞也來自音譯，例如豆腐(*tofu*)、功夫(*kungfu*)、柔道(*judo*)、跆拳道(*taekwondo*)等。自創新詞也逐漸受到關注，例如「龍」在中華文化代表吉祥、尊貴之意，然而英文的 *dragon* 則含有悍婦、性格乖張甚至是一種邪惡勢力，為

了將「龍」的文化意涵轉移至英文，將其翻譯為”Loong”之譯法受到愈來愈多學者的推崇（賈淑華，頁 48）。

翻譯本身除了為語言的轉換，也為文化交流的過程，而將文化詞從源語翻譯為目標語時，不僅應注意語義的表達，更要著重深層的文化底蘊。藉由文化詞的研究，分析文化詞的定義、類別以及翻譯時所使用的策略及方法，不僅有助於譯者理解及實務上運用，也讓漢英辭典的編寫、及對外漢語教學和語言教學得以受惠（賈淑華，頁 48）。

## 第二節 台灣文學英譯—翻譯策略相關研究

臺灣這片土地歷經諸多不同政權的統治，從原先原住民統治，至 17 世紀荷蘭帝國及西班牙帝國分別於臺灣西南及西北部統治，隨後荷蘭人將西班牙人從臺灣驅逐，明朝鄭成功率領大軍佔領台灣，荷蘭人投降，臺灣進入明清統治時代。1894 年，清朝與日本帝國開始甲午戰爭，並在隔年簽訂《馬關條約》，臺灣正式進入長達 50 年的日治時期，並最終在二戰結束，由中華民國統治台灣，並經歷了多次政權轉移。臺灣在政治及歷史上錯綜複雜，臺灣文學非中國文學能一言以蔽之，也絕非日本、荷蘭甚至是西班牙文學。文學界目前對於「臺灣文學」的定義仍莫衷一是。鍾肇政於《台灣文學十講》將「臺灣文學」定義為「產生於這塊土地、這個人民、這個文化背景下的文學作品」。<sup>24</sup>然而有部分學者認為只要只要在臺灣本土，即使以日文寫作，只要書寫內容為其臺灣經驗，皆可稱作為臺灣文學（張淑彩，頁 8）。另也有學者附和並提出，不論文學作品是否在臺灣這座島嶼上產生，也不論使用的語言為何，只要作品內容與臺灣有關，皆可被稱為臺灣文學（黃美娥，2017）。

---

<sup>24</sup> 鍾肇政：《台灣文學十講》，莊紫蓉編〔台北：前衛出版社，2000〕，頁 16。

台灣文學作品並非由中文獨大，台灣文化多元，語言龐雜，除了中文，還可見到臺語、客語及原住民族語散見於這片土地上。「臺語」定義為「泛指流通於臺灣地區的閩南方言<sup>25</sup>」，教育部並在民國九十年度起大力推動本土語言教育，將其編寫進國民教育之教材，並逐寫發展出書寫系統。根據 2021 年主計總處之人口普查資料顯示，除了中文之外，臺語作為主要溝通語言及次要語言的比例最高，各佔 31.7%及 54.3%<sup>26</sup>，台灣文學中也可見臺語的蹤影，從早期鄉土作家賴和、王禎和、黃春明、蕭麗紅至後鄉土文學作家如袁哲生、吳明益、甘耀明、童偉格、伊格言、張耀升、許榮哲等等皆可見到臺語融入其創作。

雖臺語在台灣文學中位居要角，然而台灣文學外譯之研究則較為稀少，而討論面向大致皆為翻譯史、贊助者在翻譯過程之影響以及台灣文學在海外的翻譯情形（如齊邦媛，1997；陳明台，2002；邱貴芬，2006；梁欣榮，2009），而針對文本為主體的台灣文學英譯相關研究則更為稀少。

王儷蓉（2004）發表的《台灣鄉土小說翻譯---論黃春明與王禎和作品之可譯性及其英譯之等效問題》使用奈達 (Eugene A. Nida) 的形式對等(formal equivalence)以及動態/功能對等(dynamic/functional equivalence)以及可譯性(translatability)來研究譯者英譯黃春明及王禎和兩位鄉土作家作品及其中翻譯本土文化所採用的策略。王儷蓉研究後得出譯者傾向以形式對等為翻譯優先考量，然而如有異國文化或文化多樣性無法單由形式對等來傳達，即可考慮用動態對等來處理。然如陷入文化不可譯之局面，則需使用如加入註解或減譯法等其他翻譯技巧來處理。

陳怡婷（2015）則以德國翻譯功能派(function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來分析王禎和所撰《玫瑰玫瑰我愛你》及由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所英譯之譯

---

<sup>25</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https://reurl.cc/aadQmD>。搜尋日期：2022 年 12 月 1 日。

<sup>26</sup> 行政院主計總處(2021)。109 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初步統計結果提要分析。取自 <https://www.stat.gov.tw/public/Attachment/1112143117MKFOK1MR.pdf>

本，並檢視文本中的文化詞、臺語、台式日語是否符合翻譯功能學派理念並傳遞原作者訊息，經作者統計，譯者遇到上述情況，最常使用之策略為意譯，其次為直譯。遇到臺語時，譯者傾向將之視為中文翻譯，並在適當情況在譯文透過粗體、歪斜字體或手寫字體等方式來加強文本訊息。而譯者漏譯或不譯之部分，陳怡婷認為因部分臺語詞對於譯本讀者來說並無法理解也不具意義，因此文化詞不可譯之情況實則無法避免。

以上二位研究者在研究台灣文學英譯策略時，以台灣文學為框架，皆或多或少談及臺語英譯，但並未從此一主題做專門之研究，而洪毓徽（2018）及許芮瑜（2021）則分別從多重文本及單一文本之角度分析臺語英譯策略。

洪毓徽（2018）認為國臺語混雜的文學作品為一種翻譯式創作。作者將臺語以中文譯寫，而文本中出現的借詞及非標準之中文則反映出「雙語創作」現象。此書寫方式可解讀為作者在中文為官方語言下之環境，讓臺語現形，得以進行某種政治或文化突圍。洪毓徽以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當代台灣文學英譯》2007年至2016年共39期選出22篇中文臺語混雜之文章，並參考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up>27</sup> 書中語言混雜現象之分類，將國語、臺語混雜之翻譯式書寫分類五類，分別為註解、音譯字詞、句法融合及符碼轉換及方言轉譯。其後在閱讀此混雜文本之英譯本後，找出譯文中語言混雜元素，並檢視譯文中的混雜現象如何與原文中的混雜對應，觀察後歸納出七種翻譯策略：明確表述、註解、音譯字詞、非標準拼寫、句法融合、符碼轉換及方言帶入、以及非英語表達方式。

洪毓徽發現譯者面對混雜元素時，並非總是採取一對一的方式處理，出現臺語混雜之處，不一定會在譯文中對等呈現，譯者可能會採取動態對等的方

---

<sup>27</sup> Bill Ashcroft, Gareth Griffiths, and Helen Tiffin. *The Empire Writes Back: Theory and Practice in Post-Colonial Literatur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9.8

式，在無混雜元素之處加入混雜元素，這些說明譯者會以故事層面來著手，先掌握原文欲傳達之「世界觀」，再思考如何將原文的意圖以譯文呈現。

許芮瑜（2021）以《單車失竊記》中文及英文譯本為研究主體，探討臺語文化詞英譯之翻譯策略。許芮瑜以韋努蒂之異化及歸化為基底，並再細分成意譯、音譯、刪除、增譯及直譯，並進行量化分析。研究發現譯者最常採納的策略為歸化，此方法拉高了易讀性，然而原作文化之成分在譯本則沖淡許多，譯者多用歸化之策略有二：《單車失竊記》英譯本為商業出版商發行，考量到商業目的，以讀者易讀為主要考量無可厚非。此外，一部譯本可容納的文化含量有限，如太過龐雜繁瑣，反而適得其反，使讀者遠離。然透過歸化，可先讓讀者對台灣文學產生興趣，再循序漸進引導認識台灣文化。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為後鄉土文學作品，書寫著市井小民的日常故事，並融入民間信仰及魔幻，並加入方言、地方口語及俚語（范銘如，2007）。雖然兩篇小說作品主要以中文書寫，但也參雜許多臺語譯寫的成分，並揉雜了諸多中文及臺語之文化詞。筆者欲將文化詞分成人名、地名、宗教、粗話以及俗語之五大類，並先以韋努蒂（Lawrence Venuti）《譯者的隱形：一部翻譯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中所提出之歸化及異化分類，續由直譯、音譯、意譯等不同翻譯方法，及增譯、減譯等翻譯技巧進一步分析譯文，檢視譯者是否有效表達原文想傳達之意圖，並試圖找出可精進之處，及比較兩位譯者在處理上述文化詞的偏好。

## 第參章 稱謂及宗教文化詞英譯策略

### 第一節 人名英譯

〈沒有窗戶的房間〉的故事背景圍繞在葬儀社，而〈秀才的手錶〉的故事則發生在燒水溝這個虛構的小鎮。雖故事設定背景皆不同，但皆為後鄉土文學之代表作品，在角色命名之選擇也帶入了臺語，在地名的書寫上也融入了宗教及方言，此節將針對兩篇小說的角色名稱翻譯策略做出分析，並比較兩位譯者在相似的情境下所使用的策略及技巧。

表 1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角色名稱及英譯

原文角色名稱	譯文角色名稱
坤洲仔一面吹著口哨，一面用他的台灣國語回答我。(頁 176)	<b>Kunzhou</b> whistled out the words with a Taiwanese accent. (頁 66)
他懷疑是大裕禮儀公司的那個駝背李仔幹的好事。(頁 179)	He told me that <b>hunchbacked Li, the guy from Dayu Undertakers</b> , was a suspect. (頁 70)
坤洲仔這畜牲永遠有用不完的精力，現在一定正再夾板隔間裡的麗珠仔身上，死死地抱著那具全身抹油的屍抽筋呢。(頁 179)	<b>Kunzhou</b> the SOB was bursting with sexual energy. At this moment, he must be on top of <b>Lizhu</b> in a plywood stall, twitching his body jerkily while clasping her embalmed corpse. (頁 71)
孔雀魚說話的方式真是酷斃了。(頁 181)	The way <b>Guppy</b> talked was really cool.(頁 73)

表 2 〈秀才的手錶〉之角色名稱及英譯

原文角色名稱	譯文角色名稱
<p>每當秀才寫好一封信的時候，總不會忘了找我一起去寄 (頁 205)</p>	<p>Every time <b>Xiucai</b> had written one, he would remember to fetch me to come with him to the post office. (頁 81)</p>
<p>如果我正在廟埕和<b>武雄</b>他們打乾樂的話，秀才就會騎著他的大鐵馬咿咿歪歪地在大路當中繞圈子 (頁 205)</p>	<p>If I happened to be spinning tops in the temple yard with <b>Wuxiong</b> and the other boys, Xiucai would come riding along on his big squeaking bike and go around in circles (頁 81)</p>
<p><b>阿進仔</b>是賣粉圓冰的。(頁 207)</p>	<p><b>Ah Jin-ah</b> was the fenyuan ice vendor. (頁 83)</p>
<p>可是她沒有發現，癩皮狗<b>姆達</b>已經高高地豎起牠那一隻毛茸茸的爛耳朵。(頁 207)</p>	<p>She hadn't noticed that <b>Muda</b>, the mangy dog, had already pricked up its scabby old ears. (頁 84)</p>
<p>不過，每年他還是忍不住會去<b>仙仔</b>那裡算一次命。(頁 210)</p>	<p>Even so, once a year he just had to visit the <b>Sen-ah</b> to have his fortune told. (頁 88)</p> <p><b>Sen-ah: Taiwanese for “fortune-teller.”</b></p>
<p>自從阿公買了手錶之後，<b>武雄</b>他老爸<b>火炎仔</b>也吵著要買一只，為了這事，<b>火炎仔</b>打了他老婆<b>麗霞仔</b>好幾回。(頁 213)</p>	<p>Ever since Grandpa had bought that watch, Wuxiong's father, <b>Hueiyam-ah</b>, also wanted to buy one. In fact, he wanted it so much that on several occasions he beat his wife, <b>Leha</b>, to</p>

	obtain her approval. (頁 92)
木水仔，現在兩點對嘢？(頁 214)	<b>Zuibo-ga</b> , is it two o'clock yet? (頁 92)

從角色的英譯名稱來切入，可發現若角色名稱如用台語譯寫，〈沒有窗戶的房間〉之譯者強勇傑及〈秀才的手錶〉之譯者范德培皆傾向異化並採取音譯，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提下，除了范有將其中一臺語名稱在譯文中說明其來源，兩位譯者在目標語皆沒有點名中文譯本有中文譯寫臺語的現象。

雖採用類似的翻譯技巧，但強在翻譯臺語譯寫之人名時有刻意淡化臺語痕跡之意圖，而范則更趨向原文，更加保留臺語在譯文的蹤跡。根據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仔」作為「名詞後綴。接在名字或稱謂後面，表示親切。例：大伯仔 tuā-peh-á(婦人稱夫兄)。」<sup>28</sup>在兩本小說中，許多人物皆有此後綴來表達親切之意，如〈沒有窗戶的房間〉之「坤洲仔」、「駝背李仔」，以及〈秀才的手錶〉之「阿進仔」、「火炎仔」、及「木水仔」皆將此臺語特徵融入文本中，但在翻譯成英文時范將此保留，並將「仔」以音譯「ah」或「a」來呈現，而強則是完全將此台語詞綴刪除，僅將詞綴前之臺語名稱以音譯方式呈現，例如「坤洲仔」英譯為「Kunzhou」，及「駝背李仔」則譯為「hunchbacked Li」，讓臺語在目標語中被抹去了點痕跡。

而在其他如目標語有直接可供對照的名稱，強則偏向直接採用，而范則常使用音譯並加上註腳之方式讓原文的讀音得以呈現，並讓讀者能夠將其語彙與目標語文化連結。例：強將「孔雀魚」之男性名稱翻譯為「Guppy」，並將首字母大寫讓讀者知道其為人名，而范將「仙仔」直接音譯為「Sen-ah」，並在該頁加入註腳「Sen-ah: Taiwanese for “fortune-teller.”」，此一作法不僅讓原文

<sup>28</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https://twblg.dict.edu.tw/holodict_new/)

讀音可以重現，也讓讀者意識到原文中除了中文，還有台語的存在，並提供大致相應的英文詞彙供讀者參考。

從兩位譯者處理名稱的方式筆者歸納出強偏向歸化，而范偏向異化。強試圖降低譯文中外來語所可能帶來的陌生感，進而將台語的詞綴及中文的讀音省略，而范則刻意讓原文中的特色在譯文中保留。雖范未將台語註腳「仔」在譯文中多加說明在原文中之意義，但卻在譯文中保留了原文的讀音，而遇到名稱本身即有帶有意義的詞彙，強會選擇以目標語可以直接表達的詞彙讓讀者直接產生連結，而范則傾向保留讀音並使用註腳使讀者在譯文仍保有眾聲喧嘩之感。

## 第二節 地名英譯

兩本小說中皆出現若干地名，〈沒有窗戶的房間〉中的地名幾乎皆為台灣真實地名，例：台北第一殯儀館的景行廳及懷德廳，而〈秀才的手錶〉因故事場景設定即為虛構，地名也皆為杜撰，並大多由中文譯寫臺語呈現，例：燒水溝及水窟仔。筆者以表格羅列兩本小說出現的真實及虛構地名，並試圖歸納、分析、及比較兩譯者在處理地名所各自偏好的翻譯策略。

表 3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地方名稱及英譯

<p>我真的恨死了那些保麗龍的白色美術字了，什麼「林公定山先生大殮之靈堂」、「懷德廳簽名處」、「楊母高太夫人靈右」、「金燕國際增值網路敬輓」。(頁 178)</p>	<p>I really hated those artistic Styrofoam Chinese characters such as “Mr. Lin Dinshan’s Mourning Hall,” “Autograph Book in <b>Grace Hall</b>,” “Seat of Madame Yang nèe Gao,” and “Condolences from Jinyan International ISP.” (頁 68)</p>
<p>他媽媽的說什麼做一個月就習慣了。</p>	<p>Get used to it in a month? That was just</p>

<p>坤洲仔說的比唱的好聽，鬼才相信老子會在一天之後就突然習慣了！就算我像「景行廳」旁邊那顆大榕樹一樣…（頁 178）</p>	<p>a load of crap, a lie that was made to sound more beautiful than a melody. I had been at the job for twenty-nine days, and only a ghost would believe I would get used to it in just another day. Even if I mingled with the dead for fifty years like the banyan tree by <b>Good Deed Hall</b>... (頁 69)</p>
<p>坤洲仔那個雜種後來說了些什麼我全記不得了，我只記得當時全身發冷，看著那一排什麼「安順」、「至樂」、「慎終」的靈堂。（頁 177）</p>	<p>What Kunzhou the <u>bastard</u> said afterwards was completely forgotten. I only remember I had cold sweat all over my body while looking at the lineup of plaques like “rest in peace,” “supreme bliss,” and “memory of ancestors.” (頁 68)</p>
<p>都怪剛才不應該到恩主公去抽籤的，到了恩主公那兒燒個香我就心軟了，早知道就不抽籤了。就算白癡也看得出來我沒有前途。（頁 180）</p>	<p>I shouldn't have gone to <b>Xingtian Temple</b> to have my fortune told. As soon as I offered incense to <b>the god</b> I felt insecure. Why should I ask about my future in the first place? Even an imbecile could tell that I had no future whatsoever. (頁 71)</p>
<p>一定是老天爺欣賞我連行李都不要了的氣魄，所以才安排我這麼個好去處，今天就是老子出運的一天。（頁</p>	<p>My courage in defying my job to the point of leaving my luggage behind must have moved <b>Heaven</b> to tears, so</p>

181)	much so that such good fortune was bestowed upon me. (頁 73)
------	---

表 4 〈秀才的手錶〉之地方名稱及英譯

在我們燒水溝這個地方，秀才可是少數幾個戴了手錶的人。(頁 205)	In our village, <b>Xieuzuigao</b> , Xiucai was one of very few people who were wearing a watch. (頁 82)
水窟仔是位於糖廠後方鐵枝路邊的一個廢漁塭。(頁 209)	<b>The Zuikula</b> was an abandoned fish pond next to the railroad tracks behind the sugar factory. (頁 86)
阿公便會若有所失地從抽屜裡抓出幾張鈔票，往 <u>大樹公</u> 那兒走去。(頁 210)	Then Grandpa would open the drawer, abstractedly take out a few banknotes and go over the <b>Duaqiu Gong</b> , the “ <b>sacred big tree.</b> ”(頁 88)

從上表的英譯地名比較後，筆者歸納出強更傾向使用歸化中的意譯來處理此類詞彙。尤金·奈達認為意譯為一種動態對等的歸化策略，而譯文的受眾和所傳達訊息之間的關係，應與原文接受者和信息之間的關係大致相同（奈達，2000，頁 43）。景行廳、懷德廳、安順廳、慎終廳及至樂廳（此廳已於西元 2018 年 8 月 11 停用）為台北市立第一殯儀的禮廳，禮廳為「殯儀館外單獨設置或附屬於殯儀館，供舉行奠、祭儀式之設施。」<sup>29</sup>而強處理「禮廳」英譯之方式也與臺北市殯葬管理處相同，將「廳」翻譯為 hall，取禮堂及大廳<sup>30</sup>之意。然而

<sup>29</sup> 全國法規資料庫：<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20040>

<sup>30</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hall>。搜尋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景行」、「懷德」、「安順」、「慎終」及「至樂」之禮廳名稱則未採官方名稱：Jing Xing Hall、Huai De Hall、An Shun、Shen Zhong<sup>31</sup>及 Zhi Le，而使用意譯來處理。「景行」代表「偉大的德行<sup>32</sup>」、「懷德」則為「懷念恩德」<sup>33</sup>、「安順」意指「平安順遂<sup>34</sup>」、「慎終」則來自成語「慎終追遠」，代表「慎重從事，追念前賢<sup>35</sup>」之意、「至樂」其意為「最大的歡樂<sup>36</sup>」，強按造中文的含意，將禮廳名稱翻譯為 Good Deed Hall、Grace Hall、rest in peace、memory of ancestors 以及 supreme bliss 來降低譯文對於目標語讀者的陌生感。相同地，強也使用意譯將「老天爺」翻譯為 Heaven，讓原本在華人文化中「老天爺」所意指之「天上可以主宰人命運的神佛」<sup>37</sup>，在目標語中代換成「上帝、天堂」之意，目標語讀者可以直接在其文化中有對應聯想，原文的指涉也就淡化了許多。

「恩主公」在原文出現了兩次，強在翻譯「恩主公」時，第一次採取了音譯，而第二次則採取歸化中的減譯來盡可能降低原文在譯文所可能出現的陌生感。「都怪剛才不應該到恩主公去抽籤的，到了恩主公那兒燒個香我就心軟了...」（頁 180）第一次出現的「恩主公」指的是「行天宮」，因此強使用在目標語文化中較為常見之名稱 Xingtian Temple 來做音譯，讓英文讀者較容易產生連結，然而「恩主公」字面上實則代表此廟宇主神「關羽」，使用音譯而沒有註解則淡化了原文的涵義。第二次出現時，強採用減譯，將「恩主公」譯成 the god，此一作法也再次讓原文中廟宇的主神「關羽」的形象完全省略，讓讀者閱

<sup>31</sup> 臺北市殯葬管理處：

[https://ms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5E84FB49DEAF748&s=A2203ED65BC9F83D](https://mso.gov.taipei/News_Content.aspx?n=65E84FB49DEAF748&s=A2203ED65BC9F83D)

<sup>32</sup>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96116&la=0&powerMode=0>

<sup>33</sup> 漢典：<https://www.zdic.net/hant/%E6%87%B7%E5%BE%B7>

<sup>34</sup> 漢典：<https://www.zdic.net/hans/%E5%AE%89%E9%A1%BA>

<sup>35</sup>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31696&q=1&word=%E6%85%8E%E7%B5%82>

<sup>36</sup>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14102&word=%E8%87%B3%E6%A8%82#searchL>

<sup>37</sup>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60217>

讀譯文完全沒有聯想到此廟之主神，此做法可以盡可能不受到原文文化之影響，而此意圖也在其翻譯上述地名時得以彰顯。

反觀〈秀才的手錶〉，范則偏好使用音譯或者音譯搭配增譯此翻譯技巧讓讀者知道有除了英文以外的語言存在，將讀者往原文靠攏。「燒水溝」及「水窟仔」皆以中文將臺語譯寫，在文中皆為地名，但如將脈絡捨去，檢索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即可發現「燒水溝」為「溫度高疏通流水的溝道」，而「水窟仔」則為「水坑」，但有鑑於原意在文中並未顯現，作者即選擇異化策略中的音譯呈現給目標語讀者，並沒有另外提供註解說明此詞彙原意。

文中「大樹公」雖也為臺語譯寫，但與前面兩地名不同，此地名原本的意思在原文的脈絡中也有所描述。根據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大樹」為體積大的樹木，而「公」則代表「男性神明、偉人。例：天公 Thinn-kong (老天爺)」。因此范不僅將「大樹公」以音譯翻成 Duaqiu Gong，也以 sacred big tree 加註其後，並以意譯此翻譯方法將「公」以 sacred 表示，取其「（尤指因與神有關而）神聖的<sup>38</sup>」之意，讓目標語讀者知其臺語讀音，也得其原意。

綜觀兩譯者在處理地名時的方式，筆者認為強偏向歸化，而范則偏好異化，但如地名在源語的語境有所含義，范同時會再以歸化的策略處理，達到知其音也得其意之效果。兩譯者最明顯的不同則可以從其翻譯「景行廳」及「大樹公」之策略來說明，強捨起了官方音譯的地名 Jing Xing Hall，並以意譯之方法將文本往讀者靠攏，翻成 Good Deed Hall，反之范將「大樹公」先以音譯處理，再佐以意譯加註，讓目標語讀者與原文讀者能有相似的感受，也讓原文臺語譯寫的讀音能夠在音文中呈現，同時也將目標語讀者往原文靠攏的一種策略。

---

<sup>38</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sacred>。搜尋日期：2023年2月16日。

### 第三節 宗教文化詞英譯

台灣為一宗教自由之國家，然而根據 2019 美國在台協會所撰寫之國際宗教自由報告，可發現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之台灣人口信奉傳統民俗宗教，此類宗教通常融合了佛教、道教、儒教及其他傳統宗教<sup>39</sup>。在這兩篇小說中，也體現了後鄉土文學的特徵，在故事情節裡融入民間習俗及信仰，包含宗教儀式、占卜以及神佛之名稱，此章節分析比較兩本小說中與宗教相關的英譯詞彙，並比較兩譯者偏好的策略。

一、〈沒有窗戶的房間〉之宗教文化詞名稱及英譯(以粗體標記)：

例 1

原文：除了醜陋的保麗龍字，還有電子字幕上刺眼的小紅點：王府、吳府、周府、李府……奠、奠、奠、奠、奠、奠。(頁 178)。

譯文：Apart from the styrofoam characters, the words on the electronic ticker sign were also an eyesore: Wang Family, Wu family, Zhou Family, Li Family...**set up a memorial hall, lay out a memorial feast, set up and lay out for the dead.** (頁 69)

評析：「奠<sup>40</sup>」一詞為「祭獻，用祭品祭神或向死者致祭」之意，筆者認為強參考此字在喪禮習俗中的原意，以意譯此翻譯方法處理，將祭獻的過程以英文譯出，然而按造前後文可得知其「奠」所主要蘊含之意非字典所定義之意。原文中重複多次「奠」，其實意旨在殯儀館上花籃及花圈中間皆會放有「奠」一字，此原文想表達的意思為此字無所不在，而非祭獻之意。雖然強將「奠」在葬禮

<sup>39</sup> 國際宗教自由報告：2019 年台灣部分：<https://www.ait.org.tw/zhtw/2019-report-on-international-religious-freedom-taiwan-zh/>

<sup>40</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2251&word=%3D%E5%A5%A0>。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所代表的意思譯出，但筆者認為強並未將「奠」在靈堂眼花瞭亂之感呈現出，因可視為一誤譯。

## 例 2

原文：坤洲仔爽死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親手把他給烤了，老子就不信這雜碎能燒出舍利花來！

譯文：The day Kunzhou would die from orgasm, I would cremate his body myself. You'd be hard pressed to find any **sarira** in the SOB's remains. (頁 71)

評析：「舍利<sup>41</sup>」為佛教修行者遺體焚化之後，所結成的珠狀或塊狀的顆粒。其色有三種，骨為白舍利，髮為黑舍利，肉為赤舍利。為梵語śa rīr a的音譯。它象徵修行者在戒、定、慧的成就。強直接採取梵文音譯，將舍利花翻成目標語文化中較為常見到的 sarira，意即「舍利」，然而在原文「舍利」依照形體可區分為「舍利子」及「舍利花」。「舍利子」為佛教修行者遺體焚燒之後，髮、肉、骨成珠狀或塊狀的顆粒，而「舍利花」通常為珊瑚般片狀形體。依照前後文，袁在文中所指的「舍利花」使用目的為表彰個人超高的修為，因此使用 sarira 即可代表作者之意，舍利之形狀則相對較不重要。儘管如此，sarira 在英文也非常見詞彙，其所代表之意對目標語也相對陌生，如強能使用增譯或加入註腳應能使母標語讀者之閱讀體驗更為順暢。

## 例 3

原文：鎖門！把門鎖起來，讓那隻白癡的九官鳥吊在那裡顧店好了，沒錯，就留你個傻鳥給老闆娘披麻帶孝吧！（頁 180）

---

<sup>41</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9481&q=1&word=%E8%88%8D%E5%88%A9>。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譯文：Lock the door! Just leave that idiot bird hanging there to watch over the funeral house. Yes, you stupid bird, just stay here to **mourn** for your boss's wife. (頁 71)

評析：據教育部國語辭典，「披麻帶孝」中之「麻」為粗麻布衣，而「帶孝」則代表「死者的親屬和親戚，在一定喪期內穿著孝服，或在袖子上纏黑紗、頭上紮白繩等，表示哀悼」，因此披麻帶孝則意指為親人服喪。鄭永康（2012）提出翻譯四字成語時，如譯者採取形式對等之異化策略，目標語讀者可能會感到困惑、不解其意。鄭及以「披麻戴孝」為例。如翻譯為“to dress in funeral hemp”，目標語讀者可能會解讀為一套赴死的服裝，但若以目標語“to wear sackcloth”來表明，便較可清楚傳達中文「披麻」的意義。強在此直接捨棄了中文文化中穿戴喪服的意象，採取歸化中的減譯法，保留哀悼之意，讓讀者無須額外背景知識即可大致理解原文所傳達之訊息。

#### 例 4

原文：都怪剛才不應該到恩主公去**抽籤**的，到了恩主公那兒**燒個香**我就心軟了，早知道就**不抽籤**了。就算白癡也看得出來我沒有前途。(頁 180)

譯文：I shouldn't have gone to Xingtian Temple to **have my fortune told**. As soon as I **offered incense to the god** I felt insecure. Why should I **ask about my future** in the first place? Even an imbecile could tell that I had no future whatsoever. (頁 71)

評析：「抽籤<sup>42</sup>」有兩個主要的定義，其一「為遇事難以解決或分配時，做暗號在幾個紙團上，每人抽取一個來決定」，另一則為原文中所意指在「神廟中抽取竹籤以卜吉凶」。在目標語如欲表達第一定義，時常會譯成 draw/cast lots，然而抽竹籤以求吉凶之意在目標語文化中實為罕見，因此作者在兩次抽籤時皆使用

---

<sup>42</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22540&word=%E6%8A%BD%E7%B1%A4#searchL>。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歸化中的減譯法，翻譯成 have my fortune told 以及 ask about my future，雖捨棄了原文中抽籤的儀式，但卻將大致的意思以源語中固有的詞語譯出，讓讀者理解，此外譯者也兼顧到目標語中盡量不重複用語的習慣，將兩次抽籤以相似語意但不同的詞藻譯出。

「燒個香」意即「燒香」。根據教育部國語辭典，中間的「個」用於「動詞與補語之間，以加強語氣，無義。」，而此詞語代表「燃香禮神拜佛」，為一宗教儀式，在目標語中也有相同的詞語 incense 可以直接對應，同樣代表在宗教儀式上焚燒的香<sup>43</sup>，因此強即採取意譯將燒香翻譯為 offer incense to the god。雖然香和 incense 在語義上相近，皆指代能夠發出香氣的物質，但這兩個詞彙在不同的文化和語言環境中有不同的使用及搭配方法。在目標語中，incense 通常與香爐和宗教禮儀有關，如 burning incense in a temple，而在中文中，「香」則更廣泛地使用於描述一切能夠發出香氣的物質，如「香氛」、「香菇」等。因此，將「香」翻譯為 incense 為意譯法，需要考慮到目標語言之文化和語言習慣，以確保翻譯的準確性和自然度。

#### 例 5

原文：今天可是出門遇貴人了，大概連恩主公也料想不到吧！真想讓坤洲仔那八字輕的看看什麼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頁 180)

譯文：I met my **angel** today. The gods in Xingtian Temple might never have expected such a thing to happen! I really wanted to show Kunzhou the **ill-fated** what it was like to see the silver linings in the dark clouds of my life.(頁 73)

---

<sup>43</sup>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incense>。搜尋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評析：「貴人<sup>44</sup>」為占卜者謂命中應有的扶助人，意即在生命中會幫助自己，帶來好運之人，而 angel 則代表善人、仁慈之人<sup>45</sup>，與貴人有類似的意思，但卻缺乏了貴人中所帶有的「命定」之感。強在此使用歸化，大致表達人貴人所帶有的涵義，並符合目標語讀者所熟悉語言及文化習慣。

「恩主公」如前一章節所提，代表此廟宇主神「關羽」，翻譯此詞彙時，強再度採取減譯，將「恩主公」譯成 the gods，此一作法也再次讓原文中廟宇的主神「關羽」的形象完全省略，目標語讀者閱讀譯文時對此廟之主神形象十分模糊，為一歸化的做法。

另筆者認為翻譯成 the gods 為一誤譯。在台北行天宮除了恩主公之外，還有供奉關聖太子、王恩主及呂恩主等總共七尊神明，使用複數 gods 意即包含了關聖帝君以外之神明，此翻譯卻悖離原文指包含一位神明「恩主公」之原意，因此使用單數 the god，在使用歸化的前提下，筆者認為為一比較理想之譯法。

而「八字」則為星命家將人出生的年、月、日、時各配干支，來推斷一生的禍福吉凶，可分成「年干，年支」、「月干，月支」、「日干，日支」、「時干，時支」，因共計有八個干支所構成，常稱為八字，另每個干支組合則稱為「柱」，因此也可被稱為四柱，在目標語常見的說法包含 Four Pillars of Destiny 以及 Ba-Zi 加上註解來完整表達八字之概念。文中八字輕所代表之意為命運較為乖舛，身體也較為孱弱。強則抓住此核心概念，以歸化的手法翻譯為 ill-fated，取命運不好之意，貼近目標語讀者，抹去華人占星術之痕跡。

#### 例 6

<sup>44</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3449&q=1&word=%E8%B2%B4%E4%BA%BA>。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sup>45</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angel>。  
搜尋日期：2023 年 3 月 16 日。

原文：死亡就跟對發票一樣，早晚會中獎的。不管你是他媽的吸血蝙蝠、九官鳥，還是什麼死變態，早晚都會賓果的，獎品就是下地獄的入場券一張和孟婆湯一碗。(頁 181)

譯文：Death was inevitabl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like winning a prize in a lottery. Whether you were a goddamn bloodsucker, a hill mynah, or a freak, you would in time hit the jackpot—and your prize would be **a ticket to hell and a ferry ride to the underworld.** (頁 73)

評析：「地獄」<sup>46</sup> 在多數宗教皆被描述為死後極苦的世界在基督教、猶太教、祜教、回教等宗教裡，地獄被視為亡靈經過最後審判而受處罰的最終場所。華人民間觀念則將地獄分作十八層，每層地獄各有閻王，執行審判和處罰的責任。由此可見「地獄」之概念在中西文化中皆有相似的指涉，因此強直接使用歸化中的意譯翻成 hell，此翻譯方式不僅符合目標語的語言習慣，也大致準確地傳達原文的涵義。

另一宗教文化詞「孟婆湯」<sup>47</sup> 則為華人民間信仰獨有。女神孟婆採取俗世間各種藥物，合成似酒非酒的一種藥湯。諸鬼魂轉世投胎前，喝了此湯後，便忘記前生各事。而讀者在此使用歸化中創譯之方法，引介希臘神話中的典故，亡者搭上渡船即能抵達冥界，準備接受審判，而此翻譯方法貼近譯文目標語讀者對於地獄的想像，為極端往目標語靠攏的作法，就毋須另闢篇幅解釋在目標語中原文隱含的文化意義，但此篇中所包含的許多中華文化祭祀及宗教相關的詞彙則相對削弱許多。

---

<sup>46</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5425&q=1&word=%E5%9C%B0%E7%8D%84>。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sup>47</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30619&word=%E5%AD%9F%E5%A9%86%E6%B9%AF#searchL>。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例 7

原文：有的時候真的覺得我的八字**一定也是賤格**，總是快樂不起來。(頁 183)

譯文：Sometimes I thought **I must have been born star-crossed**, so that I could never fill my heart with joy. (頁 76)

評析：在傳統中華命理學中，八字是用於預測個人一生命運和吉凶之方法，八字分別由出生年、月、日、時的天干地支組合而成，每個天干地支都有吉凶不同的屬性。「賤格」指的是在八字排盤中，有些天干地支相沖、相破或相克，對運勢產生像是婚姻不順、財運不佳等不良影響。

強在翻譯此中華文化占星學的概念時，也採去一貫之歸化手法，將「賤格」以英文較文言之說法 star-crossed 來表示賤格不幸、倒楣之意，與前述「八字輕」有相類似的概念，而為不重複，強採取了不同的說法來表達命運多有波折之意，雖對八字的表達不同，但在譯文中皆採取歸化，抹去原文的文化意涵。

二、〈秀才的手錶〉之宗教文化詞及英譯(以粗體標記)：

例 1

原文：他以為這個世界就像**黃曆**上記載的一樣，是按造精確的時間在進行著的。(頁 206)

譯文：He believed that everything in the world happened according to a precise timetable, like the **seasonal schedules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almanac**. (頁 82)

評析：「黃曆<sup>48</sup>」為清代所頒行的曆法。後泛指曆書，載有農時節氣和日常生活的宜忌，例如：建築、搬遷及冠婚喪祭等四禮合適的日子。唐朝以後，因曆書

---

<sup>48</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86484&q=1&word=%E9%BB%83%E6%9B%86>。

須由皇帝來頒布並由官方印刷，所以也稱作「皇曆」。<sup>49</sup>而黃曆的傳注稱為通書，而「書」與「輸」同音，為避免此不祥之意，在部分地區被稱作「通勝」。

在目標語中，黃曆主要的翻譯有二，一採通勝之音，以音譯翻成 Tung Shing，而另一翻譯則以意譯處理，譯為 Chinese Almanac，表明其來自中國，並以目標語原有之字彙來傳達相似的概念。而文中范則採取後者，但為讓目標語讀者更清楚黃曆所表達之意，並以增譯法來表明黃曆中所記載之二十四個時節及氣候。採用 Seasonal schedules 搭配 Chinese Almanac 不僅完整了黃曆的概念，相較音譯之 Tung Shing，目標語讀者也可以在相對不受到原文的介入下，大致上以通順的英文理解黃曆所代表之意及其脈絡。

## 例 2

原文：從小我的聽力就很好，雖然還稱不上順風耳。（頁 206）

譯文：I had always had a very keen sense of hearing. I wasn't exactly **clairaudient** or anything. (頁 83)

評析：「順風耳<sup>50</sup>」為神話傳說中的天神。相傳為媽祖所收伏的妖怪，後為媽祖座前的兩大神將之一，具有耳通的神力。此詞在日常用語則用來代指耳朵靈敏，消息靈通的人。在目標語 clairaudient 代表一種能聽到超乎常人聽力範圍的能力<sup>51</sup>，而范採取意譯策略，在語意上傳達了原文所表達的意思。「順風耳」代指為天神一意，原文中並沒有得到彰顯，此詞彙在原文主要側重於聽覺十分靈

---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sup>49</sup> 黃曆暢銷兩千年，臺灣光華雜誌：

1985. <https://www.taiwanpanorama.com/Articles/Details?Guid=a7720888-8608-4b9e-9946-f8ad278d7ddb>

<sup>50</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34690&word=%E9%A0%86%E9%A2%A8%E8%80%B3#searchL>。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sup>51</sup> Collins dictionary: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clairaudience>。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敏之意，因此在譯文中范未將「順風耳」所代表之「天神」之意譯出，筆者認為是可接受之譯法。

另原文順風耳為中文母語者皆能理解的說法，但 *clairaudient* 語域卻略顯高深，並非每位目標語之讀者皆能夠一眼理解其意，因此在閱讀譯文時，此詞彙可能會影響目標語讀者閱讀節奏，需查詢才能明白此詞彙之意。

### 例 3

原文：不是我在吹牛，在那個年頭的炎炎夏日裡，阿進仔在燒水溝可是比七爺、八爺還要神氣的傢伙。(頁 207)

譯文： I'm not exaggerating when I say that back in those days, during the hottest time of summer, Ah Jin-ah commanded more authority in Xiezuigao than even **General Xie, and General Fan, the two gods guarding the gates of hell.** (頁 84)

評析：「七爺、八爺<sup>52</sup>」為民間信仰中城隍爺的左右護衛。七爺名為謝必安，身材高大魁武，八爺名為名范無救，身材矮小。傳說兩人相約樹下，卻碰上豪雨，溪水暴漲。八爺先到，因信守承諾，不肯離開而溺死，七爺到後，見此景亦上吊自殺。二人因守信守義的精神在死後被封入神界，以緝拿惡鬼為職。平常豎立在城隍廟的左右兩邊，除巡視陽間外，也負責獎勵行善之人，也稱為「范、謝將軍」。

在目標語中，范直接採取直譯加註的手法，翻譯為 *General Xie, and General Fan, the two gods guarding the gates of hell*。七爺八爺在目標語中另有“*Seventh and Eight Masters*”及“*Seventh and Eighth Lords*”等其他不同的譯法。范選擇參考「范、謝將軍」，並以職稱加上姓氏的方式在目標語中呈現，一來將軍一詞在英

---

<sup>52</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98212&word=%E4%B8%83%E7%88%BA#searchL>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文有直接對應詞彙，而 General 後加上姓氏此作法也與目標語的慣用書寫方式相同，因此翻成 General Xie 及 General Fan 相較上述兩者不同翻譯方式，筆者認為較為親近目標語讀者，不但降低陌生感，也完整了呈現七爺八爺意即

「范、謝將軍」之意，另在其後加註其職責，表明其駐守在地獄的大門，此作法大致上在目標語中完整了七爺八爺在中華民間信仰中所代表的形象。

綜觀兩文本宗教文化詞彙中譯英的翻譯策略，可歸納出〈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之譯者皆偏向歸化，然而如使用歸化翻譯宗教文化詞時會影響語意，范還是會適度採取異化取之平衡，而強則較為向目標語讀者靠攏，皆使用歸化來處理宗教詞彙。最明顯在宗教詞彙上翻譯策略的差異即為兩譯者翻譯神明時所採用的手法。

強翻譯到行天宮的「恩主公」，皆使用歸化及減譯之翻譯技巧來處理，並譯成 the gods。此譯法只保留了恩主公為神明的特質，目標語讀者對於其身分、來歷及身為神明所掌管的職責皆毫無所知。此譯法讓目標語讀者省去了認識中華文化宗教的脈絡，閱讀的體驗也較不受到干擾。而在翻譯「孟婆湯」至目標語時，強更採取了創譯，使用了西方希臘神話的典故，完全置換原文所想表達喝下孟婆湯忘記前世記憶的訊息。以上這兩例皆說明強在翻譯宗教文化詞傾向採取極度歸化的手法，並以目標語為導向。

范則在歸化及譯化中盡量取得平衡，如范認為此宗教詞在原文中所隱含的文化訊息需要在目標語中現形，則會使用異化並加上加註幫助目標語讀者理解，而如文化訊息在原文中並沒有特別彰顯，范則會採取歸化處理，讓譯文盡量通順。例如翻譯「七爺八爺」這兩位神明時，范則使用翻譯文化詞常使用之直譯加註手法，譯為 General Xie, and General Fan, the two gods guarding the gates of hell，先表明將軍的身分，並加註其職責，讓目標語讀者能一窺原文的文化脈絡，對中華文化的宗教神明也會有更進一步的理解。而在翻譯「順風耳」至目

標語時，因原文的脈絡並聚焦在「順風耳」這位神明，而是聚焦在「順風耳」所具有之絕佳之聽力，因此范則未將「順風耳」的宗教文化含義譯出，最後選擇譯為 *clairaudient* 來強調其能力及在原文的脈絡中此詞彙所傳的訊息。因此兩位譯者在處理宗教詞彙上中英翻譯，筆者認為強極偏向目標語文化，盡量讓目標語讀者不接觸到原文文化在譯文可能會帶來的陌生感，而范則採取較為彈性的作法，在異化及歸化中適度拿捏，讓目標語讀者雖可以感受到原文文化，但卻不會太過龐雜導致無法理解。



## 第肆章 通俗用語之英譯策略

### 第一節 粗話英譯

粗話普遍存在在各種語言之中，為一種常見的民間語言，融入日常生活之中，並發展出多樣的用途及表達方式，並帶有各式層面的心理功能(鄭雅怡，2012)。粗話之定義主要有二，一為粗鄙庸俗的言語，二為髒話<sup>53</sup>，意即不堪入耳的話語。然而雖教育部國語有給出明確的定義，但在語用上實則曖昧不明，畢竟「不堪入耳」在程度上的定義因人而異但大致上粗話具有冒犯、羞辱並帶有攻擊性等特徵，但即使符合上述特徵，也可能只被歸類於咒罵，若要能夠被分類為髒話，同時要有足夠的不雅及汙穢的元素參雜其中，才能構成髒話。台灣學者南方朔則採用人類學家 Mary Douglas 的垃圾理論來闡述髒話的概念：「骯髒是相對的理論。鞋子本身不髒，但若放在餐桌上就變成了髒東西。食物本身不髒，但若離開廚房到了臥室，甚至濺到衣服上，他便成了髒。」從上述言論，即可說明骯髒實為一相對的概念，如一行為違反一群體遵守的分際時，即可能被歸類為不潔。從垃圾理論也能套用到行為及言語層面上，而髒話的本質即為越界(南方朔，1999)。而髒話時常被歸類於以下幾個種類(雷芳昇，2016)：

- 一、性行為。
- 二、性器官及其排泄物。
- 三、指涉且冒犯親友。
- 四、前述語詞的變化體。

---

<sup>53</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42164&word=%E7%B2%97%E8%A9%B1#searchL>  
。搜尋日期：2023 年 4 月 14 日。

在此節，依循以上的定義以及下方列表來統整兩譯本中囊括的粗話，並歸類分析兩譯本在面對粗話這類文化詞時所採取的因應策略，筆者發現，除了強在幾處選擇在目標語中採取不譯，兩位譯者在面對粗話時皆採取歸化中的意譯，挑選出在目標語中約定成俗、常用的詞彙，試圖與原文做出對應，然而有部分粗話翻譯之粗俗的程度、以及原文及譯文之對應程度，兩位譯者皆仍由可完善之空間，在以下章節筆者將細部分析探討兩位譯者中文粗話之英譯。

一、〈沒有窗戶的房間〉之粗話名稱及英譯(以粗體標記)：

表 5 「媽的」之相關粗話

最近他老愛吹那首，〈相逢夕陽下〉，真 <b>他媽的</b> 難聽死了(頁 176)	Of late, his favorite tune was “Rendezvous at Sunset,” which was a <b>freaking</b> awful tune(頁 66)
我去你 <b>媽的</b> ，我一(頁 176)	<b>Good your ass</b> , I . . .(頁 66)
可是讀書又有屁用？況且，半工半讀沒考上大學還情有可原，沒工作就沒擋箭牌了，我才沒那麼笨咧！ <b>他媽的</b> ，當兵前要考大學，當兵後也要考大學，考考考考考考考，只有死人才不用考大學，死人只需要烤箱，不用考大學。(頁 176-177)	But what use was it quitting my job? Moreover, it would be pardonable for me to fail the exams when I had a job and studied at the same time. Without a job, I would have no excuse for my failure. I was no fool! <b>Damn it</b> . College entrance exams before national service, and college entrance exams after national service. Exams, exams, exams. Only the dead need not take the entrance exams for colleges. The dead needed only coffins, not colleges. (頁 67)
<b>他媽媽的</b> 說什麼做一個月就習慣了，坤洲仔說的比唱的好聽。(頁 178)	Get used to it in on month? That was just a load of crap. (頁數 69)
他奶奶的，坤洲仔那死烏龜還不趕快回來顧店，再過一小時還不回來，我就 <b>他媽的</b> 放一把火把店給燒了！我真的會把店給燒了，坤洲仔你娘的不要不信邪。(頁 179)	Fuck! Kunzhou the jackass was still fooling around outside. If he did not come back to mind the funeral home in an hour, I would set a <b>goddamn</b> fire to the establishment. I was not joking, I would really do it. Kunzhou, you mother fucker. (頁 71)

這些變態的傢伙全都一個兒！他媽的只要聞到屍體就精神百倍活力充沛。(頁 179)	These perverts were all the same. They became spirited and vascular at the smell of a dead body. (頁 71)
這就是我又跑到殯儀館的目的，我就是他媽的要自己跳進焚化爐裡去展現我的氣魄。(頁 180)	This was why I went back to the funeral home: to show my guts by throwing myself into the <b>goddamn</b> cremator.
只有靠坤洲仔那沒人性的王八蛋才有辦法，他媽的焚化爐應該改裝遙控器的開關。(頁 180)	Only a ruthless guy like Kunzhou would bring himself to do it. The <b>goddamn</b> cremator should have been equipped with a remote control. (頁 72)
他媽的人衰的時候，跑來跑去的，最後還是跑到殯儀館來，真他媽的沒創意。(頁 180)	When bad luck closed in on one, there was no escape. No matter where one turned, one ended up in the funeral house. Talk about <b>fucking</b> original! (頁 72)
坤洲仔那閹豬倒還在麗珠仔的大屁股上滑來滑去地兒女情長呢！真他媽的一點創意也沒有。(頁 180)	Kunzhou the gelded pig was still groping and fondling the big ass of Lizhu. There's no <b>fucking</b> originality there at all. (頁 72)
幸運的是，就在老子他媽的快要駕崩的時候，孔雀魚出現了。(頁 181)	As luck would have it, however, just when I was about to kick the bucket, Guppy showed up. (頁 73)
死亡就是他媽的死亡，就是他媽的沒搞頭了的意思。(頁 181)	Death was death. It meant no <b>fucking</b> more things could be done. (頁 73)
死亡就跟對發票一樣，早晚會中獎的。不管你是他媽的吸血蝙蝠、九官鳥，還是什麼死變態，早晚都會賓果的，獎品就是下地獄的入場券一張和孟婆湯一碗。(頁 181)	Death was inevitabl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like winning a prize in a lottery. Whether you were a <b>goddamn</b> bloodsucker, a hill mynah, or a freak, you would in time hit the jackpot—and your prize would be a ticket to hell and a ferry ride to the underworld. (頁 73)
每次看到孔雀魚穿得那麼酷坐在告別式場裡面聽隨身聽的樣子，還真是他媽的怪怪的。(頁 182)	It was really an incongruous sight for Guppy to sit in the memorial service in his gorgeous apparel while listening to the walkman at the same time. (頁 74)
真他媽的一樣米飼百種人，像坤洲仔這種雜碎到死的時候還得花錢費買壽依穿呢！(頁 182)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s in this <b>goddamn</b> world! Scumbags like Kunzhou,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have

	to pay for his shrouds when he died. (頁 75)
他媽的孔雀魚要不是有五個傭人就是有一票馬子天天幫他打掃這幾百坪上下兩層的房子，真他媽的連馬桶都好像是用開水燙過的。(頁 182)	<b>Goddamn</b> Guppy must have either five servants or a bunch of chicks, who on a daily basis helped him clean the two-storied mansion of about a thousand square feet. Even his toilet seemed to have been flushed with boiling water (頁 75)
我他媽的真的走運了。(頁 182)	This was my <b>freaking</b> good luck. (頁 75)
我的職業病就是因為我太常接觸死亡的關係，所以變得愈來愈像死人，他媽的！(頁 183)	My occupational disease was the result of my early exposure to death, so much so that I behaved more and more like a dead man now. <b>Fuck!</b> (頁 76)
我他媽的就只會“啊——”(頁 183)	“Ah. . .ah . . . ah . . .” That was all I could say. I was at my wit’s end. (頁 76)
坤洲仔，你他媽的一定會笑我孬種。(頁 183)	Kunzhou, you would surely think I had no balls. (頁 77)
坤洲仔我跟你講，孔雀魚真他媽的有一點怪怪的你知不知道嗎。(頁 183)	Guppy was <b>unbefuckingliably</b> weird. Did you know that, Kunzhou? (頁 77)
那個樣子想起來真的很好笑，大概是他媽的嗑藥的威力吧。(頁 185)	His dick standing so erect that it made me want to laugh. Maybe he wa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rugs. (頁 79)
我只是他媽的有點暫時無處可去的關係。你他媽的說的沒錯，做一個月就習慣了。(頁 185)	I came back for the <b>goddamn</b> reason that I had nowhere to hide for the time being. You were <b>damn</b> right when you said I would get used to all this in a month. (頁 79)
他媽的死鳥，竟敢把我的鑰匙咬出來，還掉到下面的鳥糞堆裡去，媽的，老子辭職不幹的那一天一定把你給烤了！(頁 185)	You <b>goddamn</b> bird, you had the nerve to peck out the keys and drop them to the piles of bird poop down there. <b>Fuck you!</b> The day I quit my job would be the day I barbecued you. (頁 79)

評析：「他媽的」總共在此篇小說中出現二十六次，「去你媽的」一次，「他媽媽的」一次，以及「媽的」一次，總計二十九次。魯迅曾撰文《論“他媽的！”》<sup>54</sup>，稱其為國罵，陳克在其作品《中國人說話的俗趣》點出「他媽的」為一省略用語，省去了動詞及名詞，並且以第三人稱呈現，原文的涵義為「我與你母親發生性關係」（陳克，頁 305-330），但用此粗話時通常已無此意，而時常用來表示怨恨、憤怒、驚詫等情緒。<sup>54</sup>例如：老舍《龍鬚溝》第一幕：「他媽的，坐完車不給錢，您說是什麼人頭兒！」以及周立波《暴風驟雨》第一部：「老孫頭用衣袖擦擦臉上的泥漿，悄聲地罵道：『你他媽的沒長眼呀！』」另在《髒話文化史》中的 fucking，皆翻譯成「他媽的」，並廣泛用在各式的語境，例如使用「你他媽的怎麼搞的」來表達不滿之情緒，「你他媽的智障」來表達惡意，「天氣真是他媽的好」來加強語氣，「你他媽的真厲害」來表達敬佩。（嚴韻，2006）。而此粗話之指稱功能，已經變成情緒發洩之功能，「他媽的」也為台灣通俗的粗話。按造髒話分類表，此粗話應被歸類在「指涉且冒犯親友」之類別。

綜觀英譯譯文可發現此粗話翻譯成 goddamn 出現了八次，fucking 出現了四次，freaking 出現兩次，而 fuck、damn、damn it 各自出現一次，值得注意的是有九處原文有出現「他媽的」，而譯文沒有出現相應詞彙。Goddamn、damn、freaking 以及 fucking 出現的時機大多相同，而在英文的用法也與中文類似，主要是在憤怒時用來加強語氣的情況下使用，在譯文中則用來修飾形容詞或名詞，例如「你他媽的死鳥」即翻譯成 you goddamn bird，以及「〈相逢夕陽下〉，真他媽的難聽死了」則譯為“Rendezvous at Sunset,” which was a freaking awful tune。上述四個詞語皆在不同程度上傳達了原文的意思，但在目標語 freaking 相較另外三個詞語較為婉轉，而也時常作為 fucking 的委婉說法<sup>55</sup>。與 freaking 有

<sup>54</sup> 千篇漢語詞典：<https://cidian.qianp.com/ci/%E4%BB%96%E5%A6%88%E7%9A%84>。搜尋日期：2023年4月25日。

<sup>55</sup> Macmillan Dictionary：<https://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freaking>。搜尋日

相同表達委婉的詞彙如：以 shoot 代替 shit，以及以 darn it 替代 damn it。雖 freaking 為婉轉詞彙，譯者使用此詞彙的時機似乎與原文中此詞彙呈現的語氣較無關聯，甚至在原文中有加強語氣時，譯者仍然使用 freaking，例如「真他媽的難聽死了」即被翻譯為 freaking awful tune。在中文中「真」為的確、實在之意<sup>56</sup>，用來加強語氣。如：「真好」、「真棒」。因此筆者認為在原文翻成譯文時，譯者為了讓此詞語在譯文中有多種樣貌，不會不斷重複，因此在修飾形容詞及名詞時想出了四種主要的詞彙增加豐富性。

值得注意的是在譯文中有四處此粗話並不以上述四個用來修飾名詞及形容詞的詞彙處理，而是採用英文的感嘆詞 fuck、fuck you、damn it 來及 good your ass 呈現，這四個詞彙同樣是表達憤怒不滿的情緒，但其中 good your ass 不如另外三個感嘆詞為英文常見之用法，此一用法應為譯者自創，使用了創譯之翻譯方法。雖非英文慣用表達，但有鑑於前後文以及 ass 在目標語時常當成粗話使用，例如：a pain in the ass 以及 kiss your ass，因此還是能推敲出此自創之感嘆詞應用來表達負面情緒。此外，觀察原文即可發現此粗話在這四例皆為單獨成句：「他媽的，當兵前要考大學，當兵後也要考大學」、「所以變得愈來愈像死人，他媽的！」、「媽的，老子辭職不幹的那一天一定把你給烤了！」以及「我去你媽的，我」。而前段他處，皆與其他語詞並用，例如：「他媽的嗑藥的威力吧。」以及「我他媽的真的走運了。」因此筆者發現譯者主要在譯文中處理此詞彙可分成兩類，如在中文中此粗話與其他語詞並用，並無標點符號間隔，譯者在譯文中皆會以副詞及形容詞 goddamn、damn、freaking 以及 fucking 產出譯文，而如此粗話單獨成句，則使用感嘆詞在目標語呈現。而這兩種的呈現方式都歸屬於意譯，以目標語既有或可理解的詞語將相似的情感、情緒表達出來。

---

期：2023 年 4 月 25 日。

<sup>56</sup>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842&q=1&word=%E7%9C%9F>。搜尋日期：2023 年 4 月 25 日。

另外從譯文中可發現，譯者並非總是形式方式處理，原文中出現「他媽的」之處，不一定會在譯文中相應的位置呈現。譯者會採取動態對等的方式，在原文無粗話呈現的地方，在譯文中以粗話呈現，這也表示譯者是以故事層面來分析脈絡，再思考如何將原文的意圖以譯文呈現，盡可能以符合目標語自然貼切的方式讓譯文讀者能與原文讀者有著類似的體驗。以下為兩例動態對等的例子：「這就是我又跑到殯儀館的目的，我就是他媽的要自己跳進焚化爐裡去展現我的氣魄。」譯為 This was why I went back to the funeral home: to show my guts by throwing myself into the **goddamn** cremator. 以及「我只是他媽的有點暫時無處可去的關係。」翻譯成 I came back for the **goddamn** reason that I had nowhere to hide for the time being. 第一例作者主要是以順譯法處理，並在譯文適當的地方加入對應的粗話，而非在原文同樣之處加入讓譯文更加流暢，而第二例譯者將對原文的理解以不同的語句結構譯出，著重在語意而非形式上的對等，並在適當之處將原文中粗話所隱含的語氣在譯文中加入。

值得注意的是在二十六例粗話中，譯者最常使用的譯法為不譯，總共有九處九處譯文中沒有出現「他媽的」相應詞語的情況。例如：「他媽媽的說什麼做一個月就習慣了，坤洲仔說的比唱的好聽。」譯為 Get used to it in on month? That was just a load of crap. 此例筆者認為此一翻譯也採用了上述之動態對等，雖此粗話在譯文的相應位置並沒有出現，但在下一句譯者使用了英語常見的粗話 a load of crap，代表胡說八道、廢話或胡扯之意<sup>57</sup>。這也顯示了譯者不需依樣畫葫蘆在原文有粗話的地方，即以英文相應粗話呈現，而是以靈活的手法，以動態對等的方式，使譯文可以自然呈現於目標語讀者眼前。另筆者認為譯者有時沒有採取相應詞彙譯出可能為粗話「他媽的」除了在原文除了用來當感嘆詞，時常也用來強化語氣，即使在原文中捨去，對於整體的語意也不會有極大

---

<sup>57</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crap>。搜尋日期：2023年4月25日。

的影響。如原文其他語句已呈現粗話所需的氛圍，譯者權衡後可以適當地在譯文中省略此詞語。例如：「坤洲仔，你他媽的一定會笑我孬種。」翻譯成 Kunzhou, you would surely think I had no balls. 考慮到同一句已有另一較粗俗的用法 had no balls<sup>58</sup>，以及譯者在譯文所建立的脈絡，決定將此強化語氣的詞語以不呈現的方式處理。除了上述兩例之外其他幾例譯者選擇省去不譯，或許考量到譯者欲呈現給讀者的世界觀，或綜合評量前後語句所想傳達的語氣，在衡量之中後認為即使在目標語中不特別譯出此粗話詞語，原文欲傳遞的語氣及訊息也可以在譯文中得到呼應。

表 6 「幹」之相關粗話

<p>「<u>幹</u>！你有在聽嘸？」          「啥？」          「<u>幹</u>你老歲仔，阿你攞沒有聽是嘸？」          「有阿。」          「有啥？假狷你爸給你送去燒燒掉給你講，七月半的鴨子你不知死活，這『烤箱』不是玩笑耶……」（頁 177）</p>	<p>“<b><u>Fuck</u></b>! Are you listening?”          “What?”          “<b><u>Fuck</u></b> your old man. You’re not listening to me, are you?”          “Yes, I am.”          “Yes what? If you act so cocky, I’ll throw you into the flames.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looking at, just as a mid-July duck doesn’t know it’s gonna be sacrificed to the deities. This big ‘oven’ is not something to joke about.” (頁 68)</p>
<p>「伊每禮拜至少來三次，好像在走灶腳咧，<u>幹伊娘</u>伊厝哪會死這多佻？」（頁 184）</p>	<p>“He comes here at least three times a week, as frequently as he visits the kitchen of his house. <b><u>Fuck him</u></b>! Are there really so many dead people in his family?”(頁 74)</p>

評析：在文中總共出現三次與「幹」有相關詞語，單一詞彙「幹」出現一次，而以詞組「幹你老歲仔」以及「幹伊娘」則各出現一次。在台灣日常用語中，

<sup>58</sup>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balls#balls> 2。搜尋日期：2023 年 4 月 25 日。

「幹」為最常使用的粗話，而它值得注意之處，就是其無所不在（嚴韻，2006）。根據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幹<sup>59</sup>」一詞有作為動詞、名詞及形容詞之用途。名詞可解釋為（一）築牆時支撐在牆兩端的木材；（二）事物的主體部分；（三）事情；（四）才能；（五）姓。而形容詞及動詞則分別代表「主要的」及「從事、營求」之意。從以上解釋即可發現與文中粗俗之用語不同，並無「不堪入耳」之涵義牽涉其中，並可推定中文中「幹」並非髒話。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指出，其髒話之用語實則源自與臺語之「姦」，其異用字為「幹」，意即「性交」及「罵人語。相當於華語的『禽』」，而「禽」在中文也為「發生性關係」之意。此髒話的使用在日治時期即有記載，時任臺南地方法院檢查局通譯官片岡巖所著之《台灣風俗誌》之第六章第十一節「惡口」詳細記錄了日治時期之臺語髒話，其中如「姦爾娘咧 (kan ni niu le)」即是類似原文中所使用的「幹伊娘」，而「幹」一字即其衍伸出的粗話原意皆為性行為，並衍伸成罵人的粗話在日常生活中使用。

譯者在處理這三處與「幹」相關的詞彙，皆使用 fuck 與其延伸的詞彙來翻譯，fuck 在目標語中主要有兩個含意，第一為「性交」之意，而第二則為用來表達極端的憤怒，並時常以 Fuck、shut the fuck up 或者 fuck you/them/it 來呈現<sup>60</sup>。此詞彙與原文的詞彙在意思表達上極為類似，皆含有性行為以及表達憤怒之兩大元素，因此此譯者遇到此單一粗話詞彙時皆採取歸化中的意譯，在目標語皆以 fuck 呈現。

第一次出現「幹」單一詞彙，譯者以歸化的方式將其以 fuck 來呈現，然而遇到「幹你老歲仔」以及「幹伊娘」這兩組也以「幹」為起源的詞語，譯者則

---

<sup>59</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4085&q=1&word=%E5%B9%B9#order1>。搜尋日期：2023年4月25日。

<sup>60</sup> Cambridge Dictionary:<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fuck>。搜尋日期：2023年4月25日。

採取不同的翻譯方法在目標語詮釋。根據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老歲仔」用來代稱年長者，而此用法通常帶有輕蔑的意味，而「伊娘」在臺語為他的母親，而此兩詞語如前面加上粗話「幹」，實質上並不是指稱對方年齡很大，或者問候他人母親，而是用來表達輕蔑、憤怒或不滿等情緒。但面對此詞彙譯者分別採取了直譯以及意譯兩種翻譯方法來呈現。Fuck your old man 在目標語中並非慣用法，目標語讀者可能會誤以為此詞彙是在罵某位年長的男性，而無法理解此詞彙在源語中真正的意義。而 Fuck him 則採取意譯，在此「幹伊娘」實則在羞辱不在場的男性「孔雀魚」，因此以 him 來代替孔雀魚，為譯者消化原文後所做的決定，並且譯出時使用目標語所習慣之詞彙，讓目標語讀者易於理解。在翻譯此粗話時，為了要讓譯文讀者與原文讀者有相似的閱讀體驗，筆者認為還是採用歸化較為恰當，因雖「老歲仔」在原文中有老人的意思，但原文的讀者如諳臺語，也能理解此詞彙在脈絡底下用來加強語氣，並無老人之意，因此譯者在翻譯時也應盡量忘其型並得其意，將意思翻譯出來，讓目標語讀者不至於喪失其原文脈絡。

表 7 「賤」之相關粗話

<p>可是，老闆娘那個<b>賤巴巴</b>的樣子實在看了很不爽，那副整天從起床之後就開始設計著從死人身上再剝一層皮的錢奴相。(頁 179)</p>	<p>But it really freaked me out and sent me barfing to see the <b>nasty, greedy</b> looks of the boss's wife, who, right from the moment she woke up, kept calculating ways to squeeze money from the dead. (頁 70)</p>
<p>沒鳥用的<b>賤貨</b>，有種就給我探出頭來，看我不用麻繩圈勒死你！勒死你再燒個透天獨幢的鳥房子給你去吵死人去。(頁 179)</p>	<p>You coward <b>bastard</b>. Come stick your head out. Let me strangle you with a cord. Let me burn you and offer you a duplex cage to rattle the dead. (頁 71)</p>
<p>那隻吸血蝙蝠大概已經發現我這英雄已經落跑了吧？搞不好，現在那<b>賤女人</b>正從美容院裡染了一頭紅髮出來，在大門深鎖的葬儀社門口不得其門而入呢。嘿嘿，這<b>賤貨</b>現在知道我的氣</p>	<p>That bloodsucker might have found that I had fled like a hero. Or, more likely, she might at this moment be kept outside the tightly locked door after returning from the beauty parlor with</p>

<p>魄了吧！其他的過路人搞不好以為她家死了人要來辦喪事呢。賤女人，．．．老子不幹了，進不去也不干我鳥事。(頁 180)</p>	<p>her hair dyed all in red. Haha! The <b>bitch</b> finally knew how daring I was! Bystanders probably mistook her for her dead relative. <b>You slut!</b> . . . I already quit. I wouldn't give a damn if you're locked out. (頁 72-73)</p>
<p>想到他那賤兮兮的嘴臉就想仰天長笑，還敢說孔雀魚是變態，我看坤洲仔這傻屌才是轟動武林的死變態咧！(頁 181)</p>	<p>The mere thought of his <b>vulgar</b> face would make me roar with laughter. How dared he call Guppy a freak, when this fucking idiot himself was he number one freak in the world? (頁 74)</p>
<p>「賤鳥！關你屁事？」(頁 185)</p>	<p>“Fuck off, you <b>mean</b> bird!” (頁 79)</p>

評析：「賤」一詞在不同語境下的涵義也略顯不同，主要有四種意思，分別為價格低廉、地位低下、用以自謙之用語、以及辱罵之用語，用以表示輕視、看不起他人之意<sup>61</sup>，以上述的解釋來看，此一詞彙都帶有貶低之意味，而此詞彙在文中出現七次，其中有五處此粗話直接搭配名詞做使用，例如：「賤鳥」、「賤貨」，而另外兩處則是先加上詞的後綴再加上名詞，例如「賤兮兮的嘴臉」以及「賤巴巴的樣子」，而此七處中所使用的粗話「賤」皆為辱罵之用語，用以貶低、詆毀他人之用途。

以粗話搭配名詞使用的詞語共有五處，其中「賤貨」出現兩次，「賤女人」出現兩次，而則出現一次。「賤貨」多用來指人不知自重，而此粗話多用在婦女身上，而此詞語第一次翻為 *bastard* 而第二次則翻成 *bitch*。譯者採用不同的用語來翻譯主要因為，第一次出現此粗話是代稱鳥籠裡的鳥，而第二次出現則是代稱葬儀社的老闆娘，因此譯者也參照了前後文，以歸化的方式，以目標語較為粗俗及冒犯性的詞彙來譯出，*bastard* 是專指行為乖張之人，多用來形容男

<sup>61</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5821&q=1&word=%E8%B3%A4>。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性。bitch 則常用來描述非常惡劣的女性。文中雖沒有表明鳥類的性別，但譯者使用目標語很常用的搭配語 you bastard，筆者認為也為不錯的譯法，將原文的語氣通順地以目標語常見的表達方式呈現。而第二次出現則代指葬儀社的老闆娘，因此作者同樣使用了歸化的手法，用冒犯詆毀女性的字眼 bitch，來表達「賤貨」所傳達之不自重的形象，也為一較為理想的表達方式。

「賤鳥」譯者也使用了歸化的方式，將「賤」一詞翻譯為 mean，代表刻薄、卑鄙之意思，但筆者認為此處的「賤」還帶有低下、看不起之涵義，如果單單使用 mean，原文的力道就稍嫌減弱，另一方面，「賤」在原文被歸類於粗俗的語彙，然而 mean 一詞，雖語域較低，並常使用於口語之中，但此語彙並不如「賤」具有如此強烈的冒犯性，因此語意上譯者的選擇的確其來有自，但在目標語的力道上，卻略顯文雅，冒犯性不足。

「賤女人」在文中在兩處出現，第一次出現時，譯者選擇了不譯，並以代名詞 she 代替，筆者認為譯者會選擇此法原因為在前一句譯者已將吸血蝙蝠翻譯成 bloodsucker，在原文及譯文皆指利用他人來獲取金錢利益之人<sup>62</sup>，並在兩者在各自的語言文化皆為貶義詞彙，因此推測譯者認為 bloodsucker 之語氣已經十分強烈，因此緊接再下一句出現另一貶義，譯者傾向以不譯來處理，然而在中文中「吸血蝙蝠」及「賤女人」所隱含的貶低程度有蠻大的區別，「賤女人」在中文為一嚴重汙辱女性的詞語，用來表示女子不自重，因此選擇不譯在某種程度上，也大力削弱原文所表達的力道。

而另一處則是翻譯為 slut，在目標語為淫婦、蕩婦<sup>63</sup>之意，代表其私生活淫亂，與多位男子發生關係。雖「賤」也有輕挑不自重，並暗指私生活不檢點之

---

<sup>62</sup>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bloodsucker?q=bloodsucker>。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63</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slut>。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含義，然而綜觀前後文，目標詞彙所隱含的意思應只有指稱其行為低劣，並無暗指其性生活混亂。在此處，譯者也使用了歸化的用法，並在目標語中還原了原文中冒犯語氣的強度，但在意思的還原卻與原文不盡相同，因「賤」在原文中有諸多含義，在不同的脈絡也會有相異的指涉，譯者在此雖保留的原文的力道，但在語意的詮釋卻出現了偏差，筆者認為或許可以使用類似 cunt 這般非常污辱性的字眼，但同時卻沒有暗指私生活複雜的詞彙來代替 slut，以免造成目標語讀者在閱讀時所造成的誤會。

「賤兮兮的嘴臉」以及「賤巴巴的樣子」為文中唯二先加上後綴再加上名詞的例子，而「兮兮<sup>64</sup>」及「巴巴」皆用來表示情態，例如：「髒兮兮」、「神經兮兮」、「乾巴巴」、「凶巴巴」等詞彙，皆用來表示一種情況。「賤兮兮的嘴臉」以及「賤巴巴的樣子」則翻譯成 vulgar face，以及 nasty, greedy looks。Vulgar 主要是用來形容十分下流猥褻的模樣，nasty 則代表冒犯性強、充滿惡意、以及令人討厭之意，greedy 則為貪婪之意。面對同一詞彙，譯者在目標語卻採取意思截然不同的詞彙，筆者歸納為考量到前後文之語境，譯者決定以歸化中之意譯處理的結果。第一處之「賤兮兮的嘴臉」用以描述故事中人物坤洲仔在情色油壓店消費是所露出的嘴臉，因此譯成 vulgar 來代表其淫蕩之嘴臉為一貼切的翻譯，而另一處「賤巴巴的樣子」則用來表示葬儀社老闆娘貪財的模樣，而譯者則先用 nasty 來描述其令人不悅的嘴臉，再使用 greedy 來描述其詞彙所隱含之貪婪之意。翻譯以上兩處時，譯者皆先仔細分析脈絡，再將此粗話詞彙所隱含的意思以意譯此翻譯方法譯出，讓譯文受眾能與原文讀者有較為類似的感受。

綜觀以上目標詞彙「賤」之翻譯，可觀察出譯者皆先分析原文在脈絡下所代表的含意，再採取意譯產出譯文。譯者會優先找尋目標語中可以直接對應的

---

<sup>64</sup> 澳典辭典：<https://cidian.odict.net/zh-tw/855304646/855304646/>。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詞彙，例如：「賤貨」翻譯成 bitch 以及 bastard，如無法完全對應，則會找尋可以貼切詮釋目標詞彙的形容詞，並搭配名詞來產出譯文，例如將「賤兮兮的嘴臉」翻譯為 vulgar face。但不論使用上述哪種方式，皆可發現譯者在翻譯此目標詞彙時會有語意不對等、以及目標語中的翻譯詞彙的粗俗程度不對稱之問題。例如文中主角辱罵葬儀社的老闆娘為賤女人，「賤」在此並不代表其性生活混亂，而是代表其道德淪喪，有鑑於此翻譯成 slut 實則背離原文之含意。另一處「賤鳥」翻譯成 mean bird 在語意上的確有準確表達出討人厭、不友善的含意，但在力道上則稍嫌不足，雖 mean 為口語詞彙，但卻遠遠不及「賤」的粗俗，因此譯者在翻譯此詞彙時，應同時考量其在前後文所隱含的意思以及是否翻譯能呈現出原文的粗俗感，才能產出較為合適的譯文。

表 8 「王八」及「雜種」之相關粗話

<p>坤洲仔那個王八蛋看我好像怕了，就從皮夾克的暗袋裡掏出一盒檳榔請我吃。(頁 177)</p>	<p>Kunzhou <b>the asshole</b> took out a box of betel nuts from the inside pocket of his leather jacket and offered one to me. (頁 67)</p>
<p>只有靠坤洲仔那沒人性的王八蛋才有辦法，他媽的焚化爐應該改裝遙控器的開關。(頁 180)</p>	<p>Only a ruthless guy like Kunzhou would bring himself to do it. The goddamn cremator should have been equipped with a remote control. (頁 72)</p>
<p>我看根本是坤洲仔那個雜碎自己把花籃拿去賣了。賣給誰呢？管它賣給誰，換個紅色卡片寫上恭賀某某王八羔子七秩晉六壽辰不就賣了？(頁 180)</p>	<p>I'd rather believe Kunzhou the scumbag had sold them for money. But who had bought them? No, I wouldn't give a damn. Just put a red card in the flowers wishing an old <b>bastard</b> a happy seventy-sixth anniversary, and bingo, it's sold! (頁 72)</p>
<p>夠屌的人才會常常上殯儀館呀，坤洲仔那沒見識的，電視新聞上不是每天都在報說哪個王八又去給什麼烏龜鞠躬了？(頁 182)</p>	<p>Only the big cheese gets a chance to visit the funeral home on a regular basis. Kunzhou was really ignorant of the ways of the world. Every day television news reported a certain <b>fucking VIP</b> was offering condolences to a goddamn</p>

	cuckold? (頁 74)
坤洲仔那個雜種後來說了些什麼我全記不得了，我只記得當時全身發冷，看著那一排什麼「安順」、「至樂」、「慎終」的靈堂。(頁 177)	What Kunzhou the <b>bastard</b> said afterwards was completely forgotten. I only remember I had cold sweat all over my body while looking at the lineup of plaques like “rest in peace,” “supreme bliss,” and “memory of ancestors.” (頁 68)

評析：「王八」一詞在源語主要有四種意思，可代稱烏龜、罵人無賴、代稱妻子外遇的丈夫、以及古時候在妓院做雜務的男性奴僕<sup>65</sup>，而「王八」作為無賴之意時，也可寫作「忘八」，與前者讀音相同，原意上也可指忘記八德：禮、義、廉、恥、孝、弟、忠、信八字，代表行為不端正。而「王八蛋」及「王八羔子」中的「蛋」及「羔子」字面上則為後代的意思，而字面上則為妻子外遇的丈夫所生下的後代，及代表雜種之意。

在文中「王八蛋」出現兩次、「王八羔子」一次、「雜種」也出現一次，有兩處譯為 *bastard*，一處翻譯為 *asshole*，而一處譯者選擇不譯，而在有翻譯之處，譯者接使用歸化中的意譯，找尋英文原有的詞彙來貼近源語作者想呈現的語義，值得一提的是雖「王八羔子」及「王八蛋」字面上為「雜種」之意，但在語用上時常背離此意，並代稱行為令人厭惡行為之人，因此綜觀此詞語的意思，*bastard* 在字面上的確最符合「王八羔子」之原意，不僅可代稱私生子，而同時 *bastard* 也可代指令人厭惡之人，筆者認為此詞彙與原文中所表的含意也最為媒合。然而譯者在一處將「王八蛋」譯成 *asshole* 也頗為得當，根據「王八蛋」在以下的語句中所表示的含意，「坤洲仔那個王八蛋看我好像怕了，就從皮夾克的

<sup>65</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62548&q=1&word=%E7%8E%8B%E5%85%AB>。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暗袋裡掏出一盒檳榔請我吃。」，可得知此詞彙在原文中側重在討人厭之意，因此使用 asshole 一詞不僅傳達其意，在其冒犯性的程度上也有所匹配。

而另一處「王八」則翻譯成 fucking VIP 筆者認為也為一譯者消化原文之後所產出的結果，「夠屌的人才會常常上殯儀館呀，坤洲仔那沒見識的，電視新聞上不是每天都在報說哪個王八又去給什麼烏龜鞠躬了？」從上述語句可明白「王八」雖代表無賴之意，但根據前後文，此無賴應代指有頭有臉之人，因此先翻譯成 VIP (very important person)，來表示此人的地位，但為表明其無賴之意還是在前加入 fucking，在冒犯性上得以與原文相互匹配。

譯者在翻譯此「王八」相關詞彙時，可發現譯者皆採取意譯，也兼具創意，並不會同一詞彙一直使用，而是兼顧前後文中此詞彙語意上的變化，選用了不同的詞彙來處理。

表 9 「雜碎」以及「畜牲」之相關粗話

<p>坤洲仔爽死的那一天我一定要親手把他給烤了，老子就不信這雜碎能燒出舍利花來！（頁 179）</p>	<p>The day Kunzhou would die from orgasm, I would cremate his body myself. You'd be hard pressed to find any sarira in the SOB's remains. (頁 71)</p>
<p>我看根本是坤洲仔那個雜碎自己把花籃拿去賣了。賣給誰呢？管它賣給誰，換個紅色卡片寫上恭賀某某王八羔子七秩晉六壽辰不就賣了？（頁 180）</p>	<p>I'd rather believe Kunzhou the scumbag had sold them for money. But who had bought them? No, I wouldn't give a damn. Just put a red card in the flowers wishing an old bastard a happy seventy-sixth anniversary, and bingo, it's sold!(頁 72)</p>
<p>真他媽的一樣米飼百種人，像坤洲仔這種雜碎到死的時候還得花錢費買壽衣穿呢！（頁 182）</p>	<p>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s in this goddamn world! Scumbags like Kunzhou,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have to pay for his shrouds when he died. (頁 75)</p>
<p>有誰習慣死了？除非死了又活、活了</p>	<p>How does one get accustomed to death,</p>

<p>又死，要不然怎麼習慣？就算我真的會像坤洲仔那個<b>畜牲</b>一樣習慣，那也得等到我也二十八歲的時候吧！（頁 178）</p>	<p>and who? Unless one wakes up from death again and again, how could one get used to it? Even if I finally feel at ease with it like Kunzhou <b>the son of a bitch</b>, that would surely have to wait till I am twenty-eight years old. (頁 69)</p>
<p><b>畜牲</b>就是<b>畜牲</b>，坤洲仔這<b>畜牲</b>永遠有用不完的精力，現在一定正再夾板隔間裡的麗珠仔身上，死死地抱著那具全身抹油的屍抽筋呢。（頁 179）</p>	<p>An <b>SOB</b> is an <b>SOB</b>, after all. Kunzhou the <b>SOB</b> was bursting with sexual energy. At this moment, he must be on top of Lizhu in a plywood stall, twitching his body jerkily while clasping her embalmed corpse. (頁 71)</p>

評析：「雜碎」一詞在中文主要可代稱牛羊的內臟、以及用來代稱無用之人，為一辱罵用語，而「畜牲」則可視為禽獸的總稱，或者與雜碎相似作為羞辱話語，代指人品十分低劣，與禽獸無異。而在文中，兩詞語皆用以羞辱、辱罵他人。

「雜碎」在原文中總共出現三次，有兩次譯者翻譯成 scumbag，一詞則翻譯成 SOB (son of a bitch 之縮寫)，譯者皆使用歸化用英文原有的詞彙將目標詞語譯出，而譯者選用的兩個詞彙皆屬於俚語，並具有冒犯性，而 SOB<sup>66</sup>則更被視為禁忌詞彙。此二詞彙與原文相同皆為冒犯性詞彙，然而在語意上卻略有不同，scumbag 多用來形容令人感到十分厭惡、行為卑鄙之人，而 SOB 則也有類似之意，但僅用於男性。「雜碎」一詞根據上述定義，因聚焦在無用的解釋上，

<sup>66</sup>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ies: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sob\\_3](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sob_3)。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因此雖然冒犯性的確有到位，但意思上卻略有不同，筆者認為如可以使用 scum<sup>67</sup>，更能表達原文目標詞彙其「沒有價值」之意涵。

譯者處理另一目標語詞彙「畜牲」時，則通篇使用 son of a bitch 或其縮寫 SOB 來譯出。Bitch 在源語可視為母狗之意，而 SOB 可直接理解為母狗之兒子，在目標語中為極為羞辱之用語，而此目標語詞彙也兼具「禽獸」之涵義，因此筆者認為將此詞彙以 SOB 來處理頗為得當。如要在英文中表達「畜牲」之羞辱含義，beast<sup>68</sup>也可用來表達粗暴、卑劣兇殘之人，但此詞彙所聚焦的重點可能為其兇殘之意，而此詞彙已為一過時用法，因此筆者認為還是 SOB 較能夠表達原文「畜牲」之行為卑劣之形象。

表 10 「變態」之相關粗話

<p>「這就是超級大烤箱啦！」上班第一天，坤洲仔帶我巡過一遍靈堂之後，就把我帶到焚化爐前面，然後像百貨公司的推銷員那樣開始跟我臭彈，坤洲仔那豬生狗養貓帶大的死變態，上班第一天我就發現他離死人愈近心情就愈好。(頁 177)</p>	<p>“This is the super big oven.” Kunzhou was bragging like a salesman in a department store when he held me to the crematory after showing me around the morning hall on my first day at work. Kunzhou, that son-of-a-bitch goddamn <b>pervert</b>, took delight in being close to the dead, as I found out right from the moment I started working there. (頁 67)</p>
<p>這些變態的傢伙全都一個兒！他媽的只要聞到屍體就精神百倍活力充沛。(頁 179)</p>	<p>These <b>perverts</b> were all the same. They became spirited and vascular at the smell of a dead body. (頁 71)</p>
<p>死亡就跟對發票一樣，早晚會中獎的。不管你是他媽的吸血蝙蝠、九官鳥，還是什麼死變態，早晚都會賓果的，獎品就是下地獄的入場券一張和孟婆湯一碗。(頁 181)</p>	<p>Death was inevitable,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like winning a prize in a lottery. Whether you were a goddamn bloodsucker, a hill mynah, or a <b>freak</b>, you would in time hit the jackpot—and your prize would be a ticket to hell and a</p>

<sup>67</sup>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scum>。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sup>68</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beast>。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ferry ride to the underworld. (頁 73)
坤洲仔那癩三現在大概早已經趴在麗珠仔的床腳下洩了氣了吧！那孝男仔搞不好還賴著不肯走人. . .還敢說孔雀魚是變態，我看坤洲仔這傻屌才是轟動武林的死變態咧！（頁 181）	Kunzhou the rascal must have lain flabbily on the corner of Lizhu's bed by now. That horny sucker might still linger on. . . How dared he call Guppy a <b>freak</b> , when this fucking idiot himself was the number one <b>freak</b> in the world? (頁 74)
「那個就是孔雀魚，死變態耶！」 「為什麼是死變態？」（頁 181）	“That’s Guppy, a <b>freak</b> .” “How come you call him a <b>freak</b> ?” (頁 74)
時常跑殯儀館就是變態嗎？夠屌的人才會常常上殯儀館呀。（頁 182）	So a frequent visitor to the funeral house is a <b>freak</b> ? Come on, only the big cheese gets a chance to visit the funeral home on a regular basis. (頁 74)
若說孔雀魚真的有什麼變態的地方，那就是他真的太像孔雀了吧！（頁 182）	The only <b>eccentricity</b> about Guppy, if there were any, was his close resemblance to a peacock. (頁 75)

評析：「變態」與「常態」相對，通常代指人的身心靈處於不正常之狀態，常搭配之詞語包含「性變態」、「心理變態」，兩詞彙皆旨在描述心理狀況異常導致之異常行為。在文本中此目標詞語共計出現九例，並都採取歸化之意譯，其中兩處翻譯為 *pervert*、翻譯成 *freak* 則有六例，而 *eccentricity* 則有一例。

誠如上述所指，「變態」一詞可表示人類在生理或心理處於與常人不同的狀態，而譯者主要皆將此詞彙翻譯為 *freak* 或者 *pervert*，以中文可理解為變態的人，然而此二詞彙在目標語之涵義實則有些許差距，*pervert*<sup>69</sup> 主要代指性行為反常者、性變態者，此詞彙聚焦於性行為上的異常，而 *freak*<sup>70</sup> 可視為 *pervert* 的上位詞，可指稱任何在行為、外表及思想與常人不同之人，也因為如此在文中大

<sup>69</sup>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pervert>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25 日。

<sup>70</sup>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freak>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25 日。

致上將變態翻譯成 freak 在語意上並不會有太大的偏差，然而在兩處翻為 pervert 的例子，可發現僅有以下此例與「性」相關：「這些變態的傢伙全都一個兒！他媽的只要聞到屍體就精神百倍活力充沛。」此目標語詞彙代指文中角色去情色油壓店接受性服務的模樣，因此翻譯為 pervert 頗為得當，然而另一例僅為表達此角色碰到與死亡相關的事情皆會興致勃勃，十分感興趣：「坤洲仔那豬生狗養貓帶大的死變態，上班第一天我就發現他離死人愈近心情就愈好。」筆者認為此目標語詞彙與「性行為」關係甚淺，應可直接翻譯成 freak 即可，以免造成目標語讀者誤會。

另一處譯者將目標語詞彙「變態」翻譯成 eccentricity，與其他九處皆翻譯成 pervert 或者 freak 以代指人的方式不同。筆者認為在廣義之語意上 eccentricity 是符合的，然而考慮到「變態」為一辱罵之用語，eccentricity<sup>71</sup>雖也用來表達「怪異、反常」，但卻沒有原文所蘊含之辱罵之感，此詞彙似乎過於溫和，應採取稍作強烈的詞語較能在目標語還原此詞彙之意。

## 二、〈秀才的手錶〉之粗話及英譯(以粗體標記)：

表 11 「番顛」之相關粗話

「你才是 <b>老番顛</b> 咧！」(頁 212)	“It’s you who doesn’t know what’s good for us, you <b>old knucklehead!</b> ”(頁 90)
阿媽認為阿公是吃老愈 <b>番顛</b> 了，我可	Grandpa thought that Grandpa was

<sup>71</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eccentricity>。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不這麼認為。我知道，十一月十九已經愈來愈接近了。(頁 215)	slowly <b>losing his marbles</b> , but I knew better. I knew that the nineteenth of November was coming nearer (頁 93)
---------------------------------	---

評析：「番顛」與「老番顛」皆為臺語詞彙。根據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番顛」用來形容說話做事反覆，有理說不清之人，而「老番顛」則代表人老了，舉止行為反覆無常，此二目標語詞彙皆為辱罵之用語。

譯者在處理此目標語詞彙時皆採取歸化中的意譯，並分別將「老番顛」及「番顛」翻譯為 old knucklehead 以及 lose one's marbles，筆者認為皆十分貼近原文所傳達之意思，knucklehead<sup>72</sup>為非正式用語，並用來形容行為十分愚蠢之人，而 lose one's marbles<sup>73</sup>也為非正式用語，可以用形容人容易忘記事情、行為不合常理。此兩詞語雖時常用來責備他人，但其粗俗語氣並不如上述之「畜牲」、「王八蛋」、及「雜碎」一般粗俗，因此在翻譯時，使用稍微非正式詞彙即可讓目標語讀者能和原文讀者有相似的感受，而「番顛」在臺語中的原意即為罵人愚蠢、行為不合理、不知變通，因此在語意上譯者也挑選出英文原有但符合語境的詞彙來譯出，在語氣及語意上筆者認為皆大致符合此粗話詞彙在原文中欲傳達之訊息。

表 12 指涉親友之相關粗話

駛伊娘仔，空秀才仔都有手錶，是按怎我不行有？你爸就是要買手錶啦，	<b>What the fuck</b> , even that balmy Xiucai has a watch, so why can't I have one?
----------------------------------	---

<sup>72</sup>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knucklehead?q=knucklehead>。搜尋日期：2023年5月28日。

<sup>73</sup> Oxford Learner's Dictionary:  
<https://www.oxfordlearnersdictionaries.com/definition/english/marble?q=marbles>。搜尋日期：2023年5月28日。

阿無是要按怎?(頁 213)	I'm telling you, I'm gonna buy that watch. Got a problem with that? (頁 91)
<p>「水木仔，現在六點正對不對？」</p> <p>「你哭爸啊！」</p> <p>「火炎仔，裡面坐啦！」對於阿公這種態度、阿媽感到非常失禮。(頁 214)</p>	<p>“Zuibo-ga, it’s six o’clock now, is it?”</p> <p>“Oh, <b>fuck off!</b>”</p> <p>“Hueiyam-ah, come inside, have a seat!”</p> <p>Grandma felt that Grandpa was showing very bad manners by treating Hueiyam-ah this way. (頁 93)</p>

評析：在中文及臺語，粗話時常會伴有親友的指涉，在原文中則有兩例粗話可歸於這類別，分別是「駛伊娘仔」及「哭爸」。雖然此種類粗話皆夾帶親友，但含義上實則與親友無關，僅用來加強羞辱語氣之目的。

「駛伊娘仔」中的「駛」為駕駛之意，例如開船、飛機、及車輛，然而在臺語中「駛」也可寫成「使」，意即性交時「使勁」之意，為非常冒犯性用語，時常以「駛恁娘」作為罵人的粗俗語，而原文中的「伊」則代指「他」，而「仔」則放在名詞後表達輕視之意。譯者使用歸化中的意譯，產出 what the fuck。此譯文在語意上與原文相類似，一方面 fuck 原意也有性交之含義，而另一方面 what the fuck 使用時機為生氣或驚訝所發生的情況，與原文欲傳達之訊息吻合。然而，在語氣上筆者認為譯文則較原文削弱了一些。What the fuck 雖在英文也為一粗話，但在日常生活中實則十分常見，而也因時常使用，在目標語的文化中粗俗程度也較為減弱。然而「駛伊娘仔」如前文所述，為一極為冒犯之用語，並不如「幹」一般常見，因此筆者認為在粗話的冒犯程度上，原文及譯文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差距。

「哭爸」為臺語粗俗罵人用語，以喪父為比喻，可用來表示不滿他人的埋怨或用來表示不滿、遺憾、以及糟糕等等情緒，而原文中此詞彙用來表示對於鄰居不斷來問時間的不滿，而按造前後文之意，譯者則以歸化中的意譯翻譯成 fuck off，示意要鄰居離開。雖然「哭爸」本身原意僅用來表達不滿之情緒，但譯者消化整篇文章中的脈絡後，翻譯成 fuck off，代表角色對於鄰居不斷來詢問時間的不滿，筆者認為也為一適切的翻譯。另在粗俗語氣上「哭爸」與 fuck off 也較為相似，皆為常用之粗魯冒犯用語。

表 13 「猴死囡仔」之相關粗話

<p>「猴死囡仔在創啥？」</p> <p>「沒啊，人在畫尪仔啊！」(頁 211)</p>	<p>“What are you doing, <b>you little mischief?</b>”</p> <p>“Nothing, just painting.”(頁 89)</p>
<p>卡緊咧啦，猴死囡仔，慢牛多屎尿！</p> <p>(頁 217)</p>	<p>Hurry up, <b>you little mischief</b>. What a bloody slowpoke you are!(頁 95)</p>
<p>猴死囡仔，你討皮痛嘅？(頁 218)</p>	<p><b>You rotten boy</b>, are you begging for a beating or what?(頁 97)</p>

評析：「猴死囡仔」為「死囡仔」及「猴囡仔」綜合起來的臺語詞彙，據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指出，「死囡仔」在中文代表臭小子、死小孩，主要用來咒罵孩童，而「猴囡仔」為其近義詞，除了用來戲謔輕視孩童，有時也可運用在對自己子女的謙稱。

在原文中此粗話共出現三次，此出現時機皆為長輩咒罵晚輩，而其中兩次翻譯成 you little mischief 而一次翻譯為 you rotten boy，而譯者皆使用歸化中的意譯來反映原文此目標詞語所隱含的含意。「猴死囡仔」在不同語境下使用，所代表的語氣也會有不同，而在原文中的三例，語氣皆算柔和，並沒有帶有十分

憤怒的情緒，筆者認為此詞彙在此三處，此詞彙含義接近調皮的小孩，因此翻譯成 *you little mischief* 不僅使用 *little* 將年齡翻譯出來，*mischief*<sup>74</sup> 一詞代表惡作劇或調皮搗蛋的兒童，此詞彙也表達出此玩笑無傷大雅，跟原文所傳達之意涵也十分相似。另一處也採取類似的策略，譯者使形容詞 *rotten*<sup>75</sup> 來帶指行為不端之人，但在目標語使用此意時，時常以幽默的語氣呈現，也因此弱化了目標語的語氣，與原文語氣靠攏，因此筆者認為譯者在處理此粗話詞彙上，不僅將詞語翻譯出來，譯者對原文也有正確的解讀，因此在譯出至目標語時，語氣的掌握也拿捏得頗為得當。

## 第二節 俗語英譯

俗語廣義來說為民間相互流傳的通俗語句，囊括俚語、諺語、以及口頭常用的成語<sup>76</sup>。俚語通常指民間粗俗之語言，例如：「黃鼠狼給雞拜年！」諺語則在形式上，語句較為簡短、音調和諧，內容包羅萬象，並能反映出道理<sup>77</sup>，「有志者事竟成」、「聰明一世，糊塗一時」皆為諺語之範例。成語多為有典故之用語，雖形式不一，但多以四言為主，常用之成語包含：「見怪不怪」、「左思右想！」等。此類詞語在翻譯實務上頗有難度，因俗語受到文化影響甚遠，在目標語中因缺乏相似文化較難以還原，在異化及歸化之間譯者時常難以決定。筆者將按上述俗語定義囊括兩本小說之相關詞語，並綜觀語境，先以歸化及異化兩大類分析兩譯者在面對此類詞語時偏向採取之翻譯策略，並評析在目標語是否能達到預期之效果。

---

<sup>74</sup>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mischief>。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75</sup> Macmillan Dictionary: [https://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rotten\\_1](https://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rotten_1)。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76</sup> 漢典：<https://www.zdic.net/hant/%E4%BF%97%E8%AA%9E>。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77</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55857&word=%E8%AB%BA%E8%AA%9E#search>。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譯者在選用異化並沒有明確的策略，在採取異化的三處，譯者僅將目標語字面意思表達出來，並無將俗語在原文中真正的意義傳達，造成目標語讀者無所適從，或曲解其在脈絡中的涵義，在使用歸化之處，譯者多使用意譯，將語境下俗語涵意譯出，並在適當之處使用目標語常用之表達來描述，降低譯文對讀者所產生的陌生感，例如採用目標語常用之 silver linings 來傳達天無絕人之路之意。然而採用歸化時，譯者有時太專注將含意譯出，而進而忽略了「委婉」語氣在譯文中的呈現。

〈秀才的手錶〉在異化及歸化之選擇則有較為明確的分野。譯者會先審視是否俗語之表達方式，如採取異化是否能讓目標語讀者理解，如可行則以直譯並微調，在不影響語義之前題，讓譯文更加清楚，避免產生模糊地帶。而如俗語之表達涉及太多源語文化，無法以異化譯出，譯者會以類似語氣及語域，甚至是句型相似之目標語詞彙譯出，試圖讓讀者能向原文靠攏。雖有一處譯者對於俗語解讀有些偏誤，但大致上譯者在使用歸化時皆將原文所欲表達之語氣及語意在目標語中現形。

表 14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俗語及異化英譯

<p>當然有智慧，你爸我是<b>社會大學哲學系畢業的</b>，少年耶，好好看家，知無？(頁 176)</p>	<p>“Of course they’re words of wisdom. Me, your old man, graduated from the <b>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University of Society</b>. You little bastard, go home and be good. Got it? (頁 66)</p>
<p>你是<b>社會大學哲學系收屍組畢業的</b>，你說的都對。(頁 183)</p>	<p>You were always right simply because you had majored in <b>Body Collection in the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at the University of Society</b>. (頁 77)</p>
<p>「有啥？假狷你爸給你送去燒燒掉給你講，七月半的鴨子你不知死活，這『烤箱』不是玩笑耶……」(頁 177)</p>	<p>“Yes what? If you act so cocky, I’ll throw you into the flames. You have no idea what you’re looking at, just as a <b>mid-July duck doesn’t</b></p>

	<p><b>know it's gonna be sacrificed to the deities.</b></p> <p>This big 'oven' is not something to joke about.</p> <p>(頁 67)</p>
--	--

評析：在此小說中揀選出的俗語中，有三例譯者採取異化來處理，其中有兩例皆以「社會大學」為基礎所構成的俗語，另外一例為「七月半的鴨子你不知死活」。以上三例俗語所隱含的意思皆不是字面上所能夠完全表達的，皆需要對於源語的文化有一定程度上的理解，才能夠理解其弦外之意。因此筆者認為譯者按照異化中的直譯來處理這三例俗語，分別造成目標語讀者在閱讀時不同程度的誤解。

「我是社會大學哲學系畢業的」以及「你是社會大學哲學系收屍組畢業的」中的「社會大學」並不是真的一所大學，而是將出社會習得的知識及應對進退比喻成一所大學，而英文也有如“the school/university of life<sup>78</sup>”之表達相似概念之說法，而且與中文的說法也多有對應，同樣以「學校/大學」作為起點將生命中的經驗比喻成一習得經驗的學習場所，筆者認為為一可使用之適切說法。然而譯者將「社會大學」翻譯成 University of Society 則即為可能冒很大的風險讓目標語讀者誤以為這是一所真正的大學，或者讓讀者在兩種可能的選項中游移，這並非作者所想傳達的，因此在此處異化的翻譯策略筆者認為與原文語意上有所傾斜。

「七月半的鴨子你不知死活」多用來形容人沒有憂患意識，不知道劫難將至，而此典故來自華人社會的民間信仰。在農曆七月半，即七月十五日皆須殺鴨來普渡亡魂，然而鴨子卻不諳民間習俗，然在到處遊晃，不知死期將至。在文中譯者將此俗語同樣以直譯的方式處理，並譯成 a mid-July duck doesn't know

<sup>78</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school-university-of-life?q=school+of+life>。搜尋日期：2023 年 6 月 10 日。

it's gonna be sacrificed to the deities，在意思方面筆者認為有貼近到原文，但在文化的轉換方面可能略顯不足，會使目標語讀者心中留下諸多疑問，其一英語之讀者大多並沒有華人民間信仰之知識，其二大多英語讀者對於農民曆應也是一知半解，因此如譯者能以此譯文佐以註解處理，讓目標語讀者能補齊背景知識，應為一更為妥善之作法。

表 15 〈沒有窗戶的房間〉之俗語及歸化英譯

<p>搞什麼飛機？景行廳、懷德廳、安順廳，到處都看不到坤洲仔。(頁 180)</p>	<p><b>What the hell?</b> Kunzhou was nowhere to be seen in Virtue Hall, Good Deed Hall, or Peace Hall.</p>
<p>今天可是出門遇貴人了，大概連恩主公也料想不到吧！真想讓坤洲仔那八字輕的看看什麼叫做「柳暗花明又一村」。(頁 181)</p>	<p>I met my angel today. The gods in Xingtian Temple might never have expected such a thing to happen! I really wanted to show Kunzhou the ill-fated what it was like to see <b>the silver linings in the dark clouds of my life.</b> (頁 73)</p>
<p>真他媽的一樣米飼百樣人，像坤洲仔這種雜碎到死的時候還得花錢費買壽衣穿呢！(頁 182)</p>	<p><b>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s in this goddamn world!</b> Scumbags like Kunzhou, on the other hand, would have to pay for his shrouds when he died. (頁 75)</p>
<p>因為我發現孔雀魚的石門水庫那邊正搭著帳篷，撐得高高的，那個樣子看起來真的很好笑。(頁 185)</p>	<p>Because I discovered that <b>he had a hard-on under his fly</b>, his dick standing so erect that it made me want to laugh. (頁 79)</p>
<p>他媽媽的說什麼做一個月就習慣了。坤洲仔說的比唱的好聽，鬼才相信老子會在一天之後就突然習慣了！就算我像「景行廳」旁邊那顆大榕樹一樣…(頁 178)</p>	<p>Get used to it in a month? <b>That was just a load of crap, a lie that was made to sound more beautiful than a melody.</b> I had been at the job for twenty-nine days, and only a ghost would believe I would get used to it in just another day.</p>

	Even if I mingled with the dead for fifty years like the banyan tree by Good Deed hall... (頁 69)
--	--

評析：在此小說中有六例俗語譯者採取歸化來譯出，筆者認為大致上作者採取歸化皆有將作者欲透過俗語傳達的訊息以英文譯出，例如：「搞什麼飛機」通常用來表達不滿，用來指責別人惹事生非，而按造此詞彙在原文中的定位可歸類為一發語詞，因此翻譯成 what the hell 來表達不滿，筆者認為十分貼近此詞彙在源語中的語氣及意思。另譯者處理「柳暗花明又一村」及「說的比唱的好聽」也使用相類似的手法，分別翻譯為 the silver linings in the dark clouds of my life 以及 That was just a load of crap, a lie that was made to sound more beautiful than a melody。「柳暗花明又一村」<sup>79</sup> 多用來表示絕處逢生，出現轉機，而譯者也使用英文的諺語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sup>80</sup> 來當成基底，以換位補償的方式，並稍作變化，取其在絕境中仍能看見一線希望之意，原文及譯文皆高度對應，讀者也能立即理解譯文。

另一例「說的比唱的好聽」<sup>81</sup> 為一諷刺用法，意指人口才雖好，但卻講話不實在。譯者則先用 crap 來表明言論的不可靠，而因源語中此詞彙為諷刺用法，含有相較高度的污辱成分，因此使用較為冒犯性的 crap 來與原文做呼應，頗為合理，而其後譯者以同位語的方式將謊言 (lie) 及曲調 (melody) 做比較，也大致上還原了原文中的「說」與「唱」的對稱，雖在目標語 a lie that was made to sound more beautiful than a melody 並非一常見用法，但 beautiful lie 在目

<sup>79</sup> 教育部成語典：<https://dict idioms.moe.edu.tw/idiomView.jsp?ID=26828&webMd=1&la=0>。搜尋日期：2023年6月10日。

<sup>80</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dictionary/english-chinese-traditional/every-cloud-has-a-silver-lining>。搜尋日期：2023年6月10日。

<sup>81</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33877&la=0&powerMode=0>。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標語中卻為一不算罕見之搭配，因此目標語讀者應還是能夠理解譯者所想傳達的語氣及語意。

「一樣米飼百樣人」字面上解讀為普羅大眾都以米飯為主食，但卻養出各種不同個性之人，而此俗諺多用來形容上會上每個人之思想行為皆不相同，光華雜誌曾採取異化直譯處理，翻譯成：the same rice will raise a hundred different people 以及 the same rice has raised every kind of person，然而在此譯者卻採取歸化意譯翻譯成 Talk about the different professions in this goddamn world。乍看之下此翻譯似乎有點悖離原意，因 professions 所代指的應為「職業」而非強調各種不同個性之人，然而按造前後文可明白文中作者欲將文中兩位角色的職業做出比較，「孔雀魚」穿著光鮮亮麗文中猜測或許可能是服裝設計師，而相比「坤洲仔」為雜碎，整天與死人打交道，因此在此譯者按照對原文的理解以歸化產生譯文，筆者認為是可接受的作法，也相較直譯，目標語讀者無須花費太多力氣了解原文的文化，也能理解語境。

最後一例「石門水庫那邊正搭著帳篷」則牽涉到兩句不同的俗語，分別為「石門水庫」，以及「搭帳棚」，而兩詞語則各自代指「褲襠上的拉鍊」以及「男性起生理反應時所造成褲襠隆起的景象」。在原文中這兩個詞語皆為避免尷尬所使用之隱晦說法，譯者在此將「石門水庫那邊正搭著帳篷」翻譯成 he had a hard-on under his fly。石門水庫翻譯成 fly 筆者認為是一常見之作法，而 fly 為一中性詞彙，此詞彙雖無原文隱晦，但在意思上以及語氣皆不算相差太遠。另一詞彙「搭著帳篷」譯成 hard-on 則似乎在語氣上則與原文相去較遠。雖然 hard-on 在目標語中也為一俗語，然而此詞彙的冒犯性相較原文卻高出許多。原文「搭著帳篷」為一間接隱晦說法，以骨架撐起帳篷的型態以代指男性

之生理反應，然而 hard-on<sup>82</sup>卻大喇喇地將此事言明，因此筆者認為此翻譯雖傳其意，卻在語域上與原文有較大的差距。

表 16 〈秀才的手錶〉之俗語及異化英譯

<p>雖然阿公時常把「生死由命，富貴在天」這句話掛在嘴邊。(頁 210)</p>	<p>Grandpa liked to cite the famous quote, “<b>Life and death are decreed by Fate, and rank and riches allotted by Heaven.</b>” (頁 88)</p>
<p>套句阿公常常用來批評我的話，這種人只是「放雞屎的」。意思就是說，別指望我們這種人會下雞蛋了。(頁 208)</p>	<p>To apply a phrase that Grandpa often used to criticize me, “<b>a chicken who produced nothing but crap.</b>” In other words, don’t count on people like us to lay any eggs. (頁 85)</p>
<p>就在我圈起手臂來保護我的粉圓冰時，阿公總是吐出那一百零一句的評語：「吃乎死卡贏死無吃！」(頁 208)</p>	<p>I’d fold my arms over the bowl to protect my ice, at which point Grandpa always made the same disdainful comment, “<b>Better stuff yourself to death than starve yourself to death, eh!</b>”(頁 85)</p>

評析：在此小說裡，有三例俗語譯者採取異化處理，「生死由命，富貴在天」、「放雞屎的」以及「吃乎死卡贏死無吃！」，筆者認為雖這三句俗語在原文語境中皆有其文化指涉，譯者卻能夠找到與目標語文化中的媒合點，並採取異化直譯之翻譯方法將原文的語義在譯文中再現。

「生死由命，富貴在天」出自《論語》，意即會活還是死亡皆不是人類可以操控的，冥冥之中都是命中注定，而財勢與地位也皆由天上可主宰人類命運的神明來決定，在此過程中人類只能任由擺布。譯者則採取直譯，以順譯之方

<sup>82</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E6%BC%A2%E8%AA%9E-%E7%B9%81%E9%AB%94/hard-on>。搜尋日期：2023 年 6 月 10 日。

式將其翻譯成 Life and death are decreed by Fate, and rank and riches allotted by Heaven。筆者認為作者採取直譯之原因有二，其一為此俗語所呈現的概念在目標語中皆有極為相似的對應詞，而其二此俗語並不如中文其他俗語，除了字面意思上，還有弦外之意。其中 Fate<sup>83</sup>與原文相似，代表天意、萬事萬物一切皆有定數之意，而 Heaven<sup>84</sup>則帶指天上的神祇，與原文欲傳達之概念也十分雷同，讓原文之指涉能在譯文以相似的方式呈現。

另一例為臺語的俗諺，而完整的俗諺應為「生雞卵無，放雞屎有。」而原文僅取後半段「放雞屎」。其字面上意思為雞隻不會下蛋，只會成天排泄而已，而此臺語俗諺則用來形容什麼事都不會做，成天只會惹事生非。譯者在翻譯此俗語時，也採取異化之策略，然而筆者認為目標語讀者雖不理解其源語文化，望其翻譯仍能夠掌握原文所傳達之意思。主要原因筆者認為在原文中，作者在文內就解釋「放雞屎」的意思為「別指望我們這種人會下雞蛋了。」原文已將「雞屎」及「雞蛋」對比為「有用」及「無用」之物，因此，譯者即如實呈現，譯成 a chicken who produced nothing but crap. In other words, don't count on people like us to lay any eggs。譯者透過 crap 來表達排泄物以及無用之物，並貼近原文將下蛋譯出，在此雖譯者採取直譯，目標語讀者仍然能夠完全理解原文所使用的比喻，也讓原文的文化跟貼近目標語讀者。

「吃呼死卡贏死無吃！」也為一臺語俗諺，字面上的意思為吃食物吃到死，也比什麼都沒吃就死掉的好，此諺語常為老菸槍、有酒癮者以及須忌口之病患所使用，代表人生在世，要做自己開心的事情最重要，如果現在不做死後也沒得做了。在此例譯者能直接採取異化直譯卻仍能在譯文中毫無違和傳達原文之訊息之原因為，第一，雖然此俗諺不僅可套用在食物上，也可套用在抽菸及酗

---

<sup>83</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E6%BC%A2%E8%AA%9E-%E7%B9%81%E9%AB%94/hard-on>。搜尋日期：2023年6月10日。

<sup>84</sup> 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heaven>。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酒等會上癮的習慣，然而因前後文即可推測作者所指的食物是「粉圓冰」，也因此，譯者採取直譯也不致於使目標語讀者不知所措，另一譯者採取直譯支援因為此俗語在字面上意思即十分淺顯易懂，並文化層面上並無目標語難以理解之概念，因此譯者翻譯成 *Better stuff yourself to death than starve yourself to death*，不僅將原文意思翻出，也將 *starve* 即 *stuff* 押韻，此舉不僅讓原文訊息高度還原，也讓此俗語在目標語中更添趣味。

表 17 〈秀才的手錶〉之俗語及歸化英譯

<p>仙仔這幾句話全新的台詞可是<b>天助我也</b>。(頁 211)</p>	<p>For me, the Sen-ah's completely unprecedented predictions <b>were heaven sent</b>.(頁 89)</p>
<p><b>囡仔人有耳沒嘴</b>，知唔? (頁 207)</p>	<p><b>Don't you know children should listen but not to talk?</b> (頁 84)</p>
<p>「你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聽到阿媽說大同電鍋可以用「好幾十年」的時候，阿公忍不住火大了起來(頁 212)</p>	<p>“<b>You're dead and you don't even know it!</b>” Hearing Grandma say that a Tatung cooker would last for “dozens of years,” Grandpa could no longer restrain his extreme irritation. (頁 90)</p>
<p>我說要放尿，阿公一直看他的手錶，頻頻地催促我：「卡緊咧啦，猴死囡仔，<b>慢牛多屎尿!</b>」(頁 217)</p>	<p>I said that I needed to pee. Grandpa was staring at his watch the whole time and rushing me, “Hurry up, you little mischief. <b>What a bloody slowpoke you are!</b>”(頁 96)</p>

評析：原文中有四處俗語譯者採取歸化翻譯，其中有「天助我也」為中文的俗語，而另外三例「囡仔人有耳沒嘴」、「你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以及「慢牛多屎尿」皆為臺語之俗語，而以上四例皆在文化及宗教層面上有不同程度的

指涉，而譯者決定以意譯之方法來處理，不僅譯文通順而同時俗語在語境的含意也能夠以目標語讀者較為熟悉的詞語還原。

「天助我也」雖為一四字語詞，但非成語，其代表意思為連上天都幫助我，代表其運勢極佳，而其中，「也」<sup>85</sup>為文言文中常見之句末語氣詞，代表判斷或肯定的語氣。《三國演義》中，曹操說道：「公覆來降，此天助我也！」而此俗語雖仍有在使用，但則相對較為文言，因此在翻譯此俗語時，譯者也採取 heaven-sent<sup>86</sup>此目標語中較為文言的說法，代表來的正是時候。雖然 heaven-sent 為目標語固有的用法，但 heaven 也可代表天神之意，與原文之俗語在形式上也有所對應。雖採取歸化，使用揀選目標語中原有之表達方式，但恰巧目標語與原文之意思與俗語呈現之方式十分雷同，目標語讀者在閱讀時也能毋須經歷過多原文文化的介入，即可與原文讀者建構出相類似之語境。

「囡仔人有耳沒嘴」<sup>87</sup>為臺語表達詞彙，如採直譯譯成中文為：「小孩子有耳朵沒嘴巴」，意思為小孩聽話就好，不要多問，使用時間多為大人說話時，若小孩插嘴或提出疑問而其中「耳」及「嘴」則分別代表此器官之功能，而譯者選擇採取意譯，使用空位補償，翻譯成 children should listen but not to talk，也將原文小孩不該多嘴之原意呈現出來，而雖採取意譯，但 listen 以及 talk 也分別表示了「耳」及「嘴」之功能，筆者認為也折衷地傳達原文之語境。

「你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以及「慢牛多屎尿」則為兩例文化含義較為濃厚的俗語，而譯者皆採用意譯，並以空位補償的方式分別譯成 You're dead and you don't even know it 以及 What a bloody slowpoke you are。在〈沒有窗戶

---

<sup>85</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0776&q=1&word=%E4%B9%9F>。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86</sup>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heaven-sent>。搜尋日期：2023年5月25日。

<sup>87</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27021/>。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的房間〉之英譯本，強使用直譯將「你七月半的鴨子不知死活」譯為 a mid-July duck doesn't know it's gonna be sacrificed to the deities，筆者認為此翻譯較難傳達出原文含意，因為目標語讀者對於中華文化之祭祀習俗所知甚少，而譯者未能提供加註或以其他方式在〈沒有窗戶的房間〉之譯文補足文化上的空缺。在此文本，譯者採取一全然不同的作法，因填補其文化空缺所需篇幅甚多，而通常在源語使用此俗語，接聚焦在其歇後語「不知死活」。有鑒於此，此典故縱觀脈絡，筆者認為並毋須特別彰顯。You're dead and you don't even know it 則將歇後語之語境描述出來，而不知死活為一偏義複詞，意思實為「不知死」，代表大難臨頭，卻仍不知情。譯者使用 dead<sup>88</sup>也將原文的兩層意義翻出來，其一為「死亡」、其二此詞彙在目標語代表「陷入極大麻煩」之意思。雖譯者採用歸化，但其仍盡量使用目標語固有表達方式的同時，試圖兼顧俗語所欲表達之雙關含意。

譯者在處理俗語「慢牛多屎尿<sup>89</sup>」，也試圖採取歸化中的意譯，並以空位補償之方式產生 What a bloody slowpoke you are! 此俗語字面解釋為「行動緩慢的牛，排泄的情況特別頻繁」，而行伸意思為愛偷懶的人時常找各種藉口逃避或延遲其應該履行的義務及責任。在原文語境中，可推測其俗語較為傾向其字面上的意思，稱其孫子動作慢又很愛上廁所。目標語中譯者先使用 bloody 代表其不悅的語氣，而 slowpoke<sup>90</sup>則多用來走路或做事情很慢的孩童。在目標語的表達中雖明確表明了譴責其慢吞吞的孫子，但原文表達其排泄頻率極高之語意目標語並沒有表達出來，為較為可惜之處。另在目標語中，譯者也揀選了 bloody 較為英式的用法，以及 slowpoke 較為美式的用法，搭配在一起時，產生

<sup>88</sup> Macmillan Dictionary: [https://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dead\\_1](https://www.macmillandictionary.com/dictionary/british/dead_1)。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89</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27183/>。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90</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slowpoke>。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了些許違和感，或許可以使用英式英文較為常用的 slowcoach 來代替 slowpoke，減少衝突感。在文中可發現譯者試圖用台灣人民較為熟悉的美式英文拼寫，例：realize (realise)以及 harbor (harbour)，但因譯者為德國籍，較為習慣英式英文，因此還是會看到英式拼寫詞彙，如 plough (plow)及英式英文中極為常見之 bloody。在〈秀才的手錶〉中所有角色都來自相同文化，如譯者沒有特殊目的須以英式及美式英文來做區隔，筆者認為還是選定任一，並貫徹全文為較為適當之作法。

表 18 〈秀才的手錶〉之俗語及歸化異化交錯使用之英譯

<p>仙仔還不是那句老話：「我講阿，時也，運也，命也。做一天的牛，就拖一天的犁，一枝草就啊有一點露也。好業是果，前世是因，龍配龍，鳳配鳳，歪嘴雞是不免想要吃好米啊—」（頁 210）</p>	<p>As if the Sen-ah didn't always say the same old things, such as, "I'm telling you, <b>it's fate.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preordained it is. If you are an ox, you'll have to pull the plough. If you're a blade of grass, you'll get your allotted share of dew. Good karma is the reward for the good deeds in your past lives. Every result has a cause. Every good match is arranged in heaven. A chicken with a crooked mouth can't expect to get any of the good rice. . .</b>" (頁 88-89)</p>
--	--

評析：在這段話裡，總共出現了六例俗語，雖然各表其意，但皆圍繞在人須安分守己，不應該逾矩。而採取歸化意譯處理的有三例，分別為：「時也，運也，命也」、「好業是果，前世是因」、以及「龍配龍，鳳配鳳」，而另外三例「做一天的牛，就拖一天的犁」、「一枝草就啊有一點露」、「歪嘴雞是不免想要吃好米啊」則採取異化直譯處理。

「時也，運也，命也」出自於北宋之散賦《破窯賦》：「人道我貴，非我之能也，此乃時也、運也、命也。」，在原脈絡其意為：「眾人說我大富大貴，其實並非是我的能力所能辦到的，是因為我有好的時運、機運、以及命運。」現在此俗語主要用來表示命運都是命中註定的。譯者依循其俗語欲傳達之核心之意找出上位詞「命運」，以歸化意譯之方法，分別以空位補償及換位補償，以三句話在形式上使目標語與源語對等，翻譯為 *it's fate. It's written in the stars; preordained it is. It's fate* 以及 *preordained<sup>91</sup> it is* 採取空位補償的並以改述之手法將同樣概念重複，*preordained* 意即因命運驅使，事件必然發生。*It's written in the stars<sup>92</sup>* 則為一目標語常見慣用語，代表一切皆由命運冥冥之中注定了，為換位補償之作法。譯者在處理此俗語時，不僅緊扣此俗語主要核心訊息，也透過改述手法，讓原文「命運」在生命中扮演的角色更加凸顯。

「好業是果，前世是因」牽涉到佛教基本立論之一：「因果論<sup>93</sup>」。在佛教裡，生命的際遇皆是過去行為所造成的「果」，而過去之行為則是造成果的「因」，而「因果」互為相對關係。「業<sup>94</sup>」為梵文 Karma 之意譯，代表功業。此俗語欲表明上輩子所做之善事，讓此生有好的結果。譯者將其譯成：*Good karma is the reward for the good deeds in your past lives. Every result has a cause.* 在此譯者先使用目標語固有並表達相同概念之詞彙 Karma 來表達「業」之概念，而「業」雖原為來自梵文之佛教用語，但在目標語中 Karma 已為英語母語者常見之概念，有鑑於此，譯為 Karma 為十分適切的選擇。而在其後譯者

---

<sup>91</sup>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preordained>。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25 日。

<sup>92</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written-in-the-stars>。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6 日。

<sup>93</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156160&q=1&word=%E5%9B%A0%E6%9E%9C>。  
搜尋日期：2023 年 3 月 1 日。

<sup>94</sup> 教育部國語辭典網：  
<https://dict.revised.moe.edu.tw/dictView.jsp?ID=75000&q=1&word=%E5%8A%9F%E6%A5%AD>。  
搜尋日期：2023 年 5 月 1 日。

先以意譯空位補償之方式說明原文所表達之前世與今世的關聯。另譯者考量到在原文中此俗語使用之目的為為傳達「因果業力」之關係，因此譯者以增譯的方式加上了 Every result has a cause 讓目標語讀者更將原文所欲建構之概念更臻完整。

「龍配龍，鳳配鳳<sup>95</sup>」為臺語俗諺，字面上的意思代表龍與龍交往，而鳳與鳳交往，引申含意則為物以類聚，相同地位、個性的人會結交成為朋友。在文中使用此俗語時，與下一句俗語「歪嘴雞是不免想要吃好米啊」做為對比，以前後語境來解讀，可解釋為相同類別的人就會聚集在一起，如身分或能力不夠，就不要逾越本分。在此譯者翻譯則使用意譯，借用目標語常用表達用語 a match made in heaven<sup>96</sup>稍作改變為 Every good match is arranged in heaven，代指每對佳偶皆為天作之合。然而筆者卻認為此翻譯與原文所欲傳達之訊息實不相符。原文使用「龍鳳」與「歪嘴雞」來做出比較，就可明白焦點應該聚焦在「有才德」及「無才德」或「有身分」及「沒身分」之比較，有鑑於此，譯者雖有抓到此詞彙的輪廓，但在核心含意的處理上可再微調。

「歪嘴雞是不免想要吃好米啊<sup>97</sup>」同為臺語俗諺，其中「歪喙雞」用來指稱不健全、不健康的人或物，「好米」指完好無缺的米粒，代表條件不好就不能挑三揀四、或有與自己身分不相符的慾望。譯者在此使用異化直譯翻出，翻譯為 A chicken with a crooked mouth can't expect to get any of the good rice，從字面上目標語讀者應即能理解其含義。與原文相同，譯文使用 a chicken with a crooked mouth (歪嘴雞)、及 good rice (優良品質之稻米)來說明雞不應該自不量力，由此也可套用到人情世故。然而其語意因上一句俗語「龍配龍，鳳配鳳」

---

<sup>95</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27205/>。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96</sup> Longman Dictionary of Contemporary English: <https://www.ldoceonline.com/dictionary/match>。搜尋日期：2023年5月25日。

<sup>97</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27056/>。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之翻譯 Every good match is arranged in heaven 未能與此俗語相襯，目標語讀者的閱讀體驗則與原文讀者略顯不同，並在譯文中兩句俗語的因果關係未能彰顯出來，為較可惜之處。

「做一天的牛，就拖一天的犁」起源於臺語俗諺「做牛著拖，做人著磨」<sup>98</sup>，代表當牛就要拖犁，以及生而為人就要經歷許多苦難。在文中作者僅將「做牛著拖」重述，以不同的方式表達。此俗語譯者選擇以異化直譯處理，翻譯成 If you are an ox, you'll have to pull the plough，而譯者採直譯原因，筆者認為，以牛拖犁在中西方皆然，而筆者也在翻譯「牛」時，使用 ox<sup>99</sup>，意即公閩牛，為古時專門用來拖犁、重物的動物，使用 ox 搭配耕犁，目標語讀者即可立即做出聯想，而因此俗語衍伸之涵義與其字面上涵意十分相近，代表牛必須要拖犁，認清自己的命運，而人也相同。而此俗語借指在人生上的含意雖在原文並沒有言明，然而卻的確強烈暗指，因此譯者也在翻譯時加入 if you are (假使你為)來讓目標語讀者不費心思即能理解原意。

「一枝草就啊有一點露也」<sup>100</sup>也為一臺語俗諺，字義為每根草都會得到露水的滋潤，引申義為天無絕之路、天生我材必有用。譯者在此也採取異化直譯，產生以下譯文：If you're a blade of grass, you'll get your allotted share of dew. 草之葉片經過夜晚會形成水珠為一自然現象，不分中西皆可理解，常見詞語包含 dewy grass (帶露水之青草)，但雖如此俗語在目標語文化並非常見的表達用法，因此譯者為強調此自然現象與人類之關係，加入了 if you're(假使你為)以及 allotted (被分配到的)，代表如果將人比擬為草，每個人都會拿到其應得露水，

---

<sup>98</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27104/>。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99</sup> Cambridge Dictionary:  
<https://dictionary.cambridge.org/zht/%E8%A9%9E%E5%85%B8/%E8%8B%B1%E8%AA%9E-%E6%BC%A2%E8%AA%9E-%E7%B9%81%E9%AB%94/ox?q=oxen>。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sup>100</sup> 教育部臺灣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s://sutian.moe.edu.tw/zh-hant/su/26865/>。搜尋日期：2023年5月16日。

也代表每個人都將得到屬於自己應得的事物。也因於此，此俗語在目標語得以現形但並不突兀，英文讀者也能經過推敲掌握此俗語在原文的輪廓及含意。



## 第五章 結論及研究建議

### 第一節 研究成果

作為後鄉土文學之先驅，袁哲生曾在訪談中表示其出生成長在於「淡淡悲傷的眷村，是孤立於大環境的寂寞社區，雖然到處麻將聲、打小孩聲，看似熱鬧，其實環境孤立、人也孤立。<sup>101</sup>」而其寫作風格也反映在其兩篇小說〈沒有窗戶的房間〉及〈秀才的手錶〉，在充斥著人物對白的故事中，皆訴說著不被理解的寂寞與哀傷。本研究選定袁兩篇代表性的小說，並選定於2017出版由強勇傑翻譯之〈沒有窗戶的房間〉英譯本，以及范德培於2011年出版〈秀才的手錶〉之英譯本，並以文化詞為主軸，在兩譯本中揀選出五大類：人名、地名、宗教文化、粗話、以及俗語，並分析兩譯者在翻譯過程中所採取的策略。

兩譯本之歸化、異化策略：

#### (一) 強譯〈沒有窗戶的房間〉偏向歸化

在上述五大類中，強皆較傾向歸化之翻譯策略，試圖降低原文在文化上會帶給目標語讀者之陌生感。在人名英譯上，強大致上還是使用異化音譯方式處理，但原文之人名為臺語，並由中文譯寫，有多處皆有臺語之名詞後綴

「仔」，用來表示親切，然而強在譯文中皆全部省略，讓原文在譯文中淡化，一旦出現可以與目標語直接對應的詞彙，譯者則傾向直接使用此目標語詞彙。

在地名方面，強也傾向使用歸化意譯處理。文中多處出現台北第一殯儀館之禮廳，而此禮廳皆有官方翻譯。但為了減少譯文之陌生感，強摒棄了官方之音譯，而選擇拆解禮廳名稱字面上之意思，並翻譯成目標語，例如「景行廳」

<sup>101</sup> 盧郁佳：〈微小卻又用的逃避：訪袁哲生談《倪亞達 fun 暑假》〉，《聯合報·讀書人出版線上》2002年8月25日。

官方翻譯為 Jing Xing Hall，然而譯者卻選擇翻譯為 Good Deed Hall，讓讀者對禮廳之名稱在目標語一目了然。

宗教詞彙方面強也偏向意譯，並在多處採取空位補償，淡化目標語之涵義，例如因譯者發現道教文化中之「抽籤」，在譯入目標語時較難找到相應表達方式，因此譯者尋找上位詞 ask about my future 來表達「抽籤」之目的。而在無法使用空位補償之處，使用換位補償，找尋目標語表達類似語意之宗教文化詞。華人民間信仰中獨有的「孟婆湯」，譯者則取希臘神話中典故，譯成 a ferry ride to the underworld。雖源語及目標語宗教詞彙皆與冥界相關，然而「孟婆湯」為投胎前為消除記憶所飲用之湯藥，而希臘神話之典故為代表接受審判前亡者須搭上渡船抵達冥界之情景，譯者在此例筆者認為唯一極端向目標語讀者靠攏之譯文，因此在語意及語境下源語皆有相當程度之犧牲。

強在處理粗話詞彙時，全然採用歸化，使用目標語慣用之表達方式，而在目標語表達時，不一定與原文語序完全對等，有時譯者選擇將粗話在譯文他處嵌入，使粗話在目標語表達更為鮮活自然。此外，譯者在處理同一粗話時也能依照語境及語氣使用不同詞彙，使譯文更加自然，然而在語氣以及對目標語詞彙之揀選上，譯者仍有力有未逮之處，在語境下，相同的詞彙會產生出不同的強度以及意思，有時譯者並無察覺並使用了過度溫和或使用語意與原文較不相符之詞彙。例「變態」在原文中之語氣代表極為反常之行為，並帶有辱罵成分，而在文中一處譯者則處理為 eccentricity，雖表達出古怪，卻在辱罵之語氣略顯不足。

在俗語之處理則是異化及歸化皆有使用，而譯者在使用歸化上譯文之呈現，筆者認為略高於其使用異化之譯文。在使用異化時，譯文皆無法成功在目標語中呈現，可能為文化遺漏導致語意表達不彰，或者過度直譯，造成目標語讀者理解的誤差，為較可惜之處。在歸化處理上，譯者皆主要採取空位補償及

換位補償，而使用此方法時，語意大致皆能清楚傳達，為在語氣上有幾處與原文有些許落差，但仍瑕不掩瑜。

## (二) 范譯〈秀才的手錶〉偏向異化

相較強之翻譯，除了粗話翻譯之外，范的翻譯光譜則趨向異化，譯者在使用異化時，並非生硬將原文概念貫注於譯文，譯者仍以行文流暢為原則，而同時不讓目標語讀者負擔大量文化概念，讓閱讀體驗愉快但又保有適度的陌生。在使用歸化時，譯者也試圖在句構上以及所選擇目標語之表達上與原文相類似，雖然使用歸化，筆者也仍能察覺譯者在譯文中保留原文概念之用心。

在人名之處理，與強相同，皆採取異化音譯，但在處理臺語之名詞後綴「仔」，其傾向將其音在譯文中現形，並在一處使用加註的方式，不僅以英文提供相應詞彙解釋人名之意，也讓目標語讀者意識到原文中有臺語之存在，相較於強人名翻譯，范更有意將目標語讀者往原文靠攏，但卻不致於在理解上增加過多負擔，筆者認為是不錯之處理方式。

在地名方面，范全部採取音譯。原文中之地名皆為中文譯寫臺語，在處理時位更貼近原文，譯者將臺語之發音以音譯方式呈現，而此法讓目標語讀者更貼近原文，使其與理解臺語之原文受眾有相似之閱讀體驗。而如地名本身在語境中或故事脈絡下有特別意涵，以音譯處理後，譯者並加上其意譯翻譯，從目標語讀者之角度來看，在譯文保有適當程度的陌生，並同時填補文化不足之處，有助於建構故事之情節脈絡。

宗教詞彙之處理，范則是歸化及異化交替使用，在使用時也有明確準則可依循。如此宗教辭彙在原文中文化意涵較為濃厚，譯者傾向使用直譯，並加上註解，增加讀者對於陌生文化的理解，而如宗教辭彙中在原文中的文化意涵已淡化，譯者也傾向使用歸化意譯，讓讀者無須接受過多的原文中並無包含之文

化意涵，范在處理此類文化詞時，在目標語採取適當程度的陌生，並不會因要傳達原文之文化意涵而犧牲通順及流暢度。

范在處理粗話時，與強相同，皆採取歸化意譯，而值得注意的是，在遇到相同詞彙時，范不會總是使用同一種方式譯成目標語，而是審視原文後，考量到前後語境再產生譯文。同一句粗話，因前後文不同，而導致語氣不同，而譯者皆有查覺到此目標粗話在原文中的區別，進而產生譯文，在意思的表達上，范與強皆大致與原文之粗話相似，但在粗話語氣之掌握上，筆者認為范之譯文較為貼近原文。

最後范在俗語之表達上，則是歸化及異化並用，在使用歸化時，譯者依然保持其原則，不讓讀者接受過多目標語沒有之原文文化及概念。在使用異化時，譯者通常採取直譯，但同時譯者也確定目標語讀者能夠理解其意思，不至於造成誤解。在採取歸化時，譯者雖然皆採用意譯，但在幾處筆者發現譯者仍試圖在句構上、以及選用的表達方式上能盡量與原文貼近，讓原文之骨架及意涵能夠盡可能在目標語中保留，而同時兼顧行文之流暢。

## 第二節 未來展望

袁哲生被譽為後鄉土文學之先驅，其作品中揉雜了許多民間信仰、以及方言、地方口語及俚語，而以上皆為後鄉土小說之重要特色，筆者在文中也針對諸多上述特徵闡文探討，但在方言部分，仍有力有未逮之處。在兩篇所選定小說中皆由諸多以中文譯寫臺語之部分，例如〈沒有窗戶的房間〉在人物對話中常以台語譯寫之方式呈現，例：「伊每禮拜至少來三次，好像在走灶腳咧，乾伊娘伊厝哪會死這遲多？」。〈秀才的手錶〉也有諸多以中文譯寫臺語之人物對話，例：「舊曆十一月十九日和廿九會有大地動，當中一次會把台灣島震甲裂做兩半．．．．．。」筆者在文中雖有提及一些以臺語為基底之文化詞，但筆者並無另起篇幅，以中文譯寫臺語之段落單獨分析。臺語譯寫範疇更廣，筆

者認為未來有志於袁哲生翻譯研究之學者，可將〈寂寞的遊戲〉、〈木魚〉、〈送行〉此三本英譯本納入，另闢專文分析其中文譯寫臺語後翻成英文之策略，而因參雜許多中文譯寫台語之部分、以及諸多的俗語、俚語等文化詞，未來學者也可考慮探討原文之可譯及不可譯性以及譯文之可讀及不可讀性，造福未來有志以翻譯角度研究袁哲生文本及後鄉土文學之研究人員。



## 參考文獻

### 中文書目

- 片岡巖著、陳金田譯(1987)。台灣風俗志。台北市:眾文。
- 王玉芳(2017)。《從文化詞看中國生肖羊的英譯研究》(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王拓,〈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有關鄉土文學的史的分析〉,收入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遠景,1981年),頁115。
- 王珩(2019)。〈華語教材《當代中文課程》文化詞語之編寫初探〉。《華文世界》,(123),22-41。
- 王開平:〈散步到他方——訪小說家袁哲生〉,《聯合報》41版(讀書人周報),2000年8月28日。
- 王德威,〈典律的生成——小說爾雅三十年〉,見氏編,《典律的生成——「年度小說選」三十年精編》,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8。
- 王聰威:〈秀才上網記〉,《聯合文學》,235期,2004年5月號,頁78。
- 王儷蓉(2004)。《台灣鄉土小說翻譯——論黃春明與王禎和作品之可譯性及其英譯之等效問題》(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幼獅文藝,〈袁哲生創作年表〉,《幼獅文藝》606期(2004.6),《幼獅文藝》第606期,2004年6月。
- 田小琳(2016)。《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文集》。香港:三聯書店有限公司。
- 周茂林(2009)。〈從「異化」「歸化」翻譯策略檢視我國國軍之視域走向〉。《編譯論叢》,2(2),37-63。10.29912/CTR.200909.0002
- 奈達(Nida, E. A.)(2000)。〈形式對等與靈活對等〉。陳德鴻、張南峰主編,西方翻譯理論精選(區劍龍翻譯)(頁39-52)。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 金惠康。跨文化交際翻譯續編。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4年1月第1版。
- 南方朔(1999)。《語言是我們的星圖》。台北:大田。

- 洪毓徽 (2018)。《閩南語混雜文本及其翻譯探析：以中華民國筆會季刊〈當代台灣文學英譯〉為例》(碩士論文，輔仁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范銘如 (2004年，5月10日)。輕·鄉土小說蔚然成形。《中國時報·開卷版》。
- 范銘如 (2007)。〈後鄉土小說初探〉，《台灣文學學報》，(11期，頁21-50)。
- 紐馬克 (Peter Newmark) (2005)。《翻譯教程：翻譯的原則與方法》(賴慈芸譯；初版)。臺北市：臺灣培生教育。(原著出版年：1988)
- 袁哲生 (1999)。《秀才的手錶》，台北：聯合文學，2000。
- 袁哲生 (1999)。《寂寞的遊戲》，台北：聯合文學，1999。
- 袁哲生：《靜止在——最初與最終》，台北：寶瓶文化，2005。
- 郝譽翔 (2008)。〈關於告別、瓦解的，與正在誕生的……—二十一世紀初的臺灣小說〉，《大虛構時代》(頁298)。台北市：聯合文學，
- 常敬宇 (2000)。《漢語詞彙與文化》。臺北：文橋出版社
- 張芬齡，〈編選緒言和導讀·送行〉，見氏編，《八十三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
- 張淑彩，2015，《當代臺灣文學英譯研究：一個文化政治的考察》。台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博士論文。
- 許芮瑜 (2021)。吳明益《單車失竊記》中臺語文化詞英譯的翻譯策略探討 (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台北市。
- 陳克 (1995)。《中國人說話的俗趣》。臺北：百觀。
- 陳怡婷 (2015)。《從功能學派角度探討台灣文學英譯—以《玫瑰玫瑰我愛你》為例》(碩士論文，文藻外語大學)。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 陳榮彬 (2020)。〈異化與歸化之間：論〈最後的獵人〉的英譯〉。《編譯論叢》，13(2)，37-72。10.29912/CTR.202009\_13(2).0002
- 彭鏡禧、歐茵西、梁欣榮、林黛嫻編《回首塵寰：二十世紀臺灣短篇小說精選》，(台北：國家教育研究院臺北院區，2011)

- 黃美娥 (2017)。〈認識臺灣文學史與臺灣文學〉。文化部臺灣文化入口網。  
[https://toolkit.culture.tw/content\\_150.html](https://toolkit.culture.tw/content_150.html)。最後瀏覽日期：2022  
年 11 月 25 日。
- 楊承淑 (2000)。口譯教學研究：理論與實踐。台北縣：輔仁大學出版社。
- 誠品好讀，〈袁哲生年表〉，《誠品好讀》43 期，2004 年 5 月。
- 賈淑華 (2010)。〈文化詞的分類及其詞典釋義中的翻譯原則〉。《牡丹江大  
學學報》，19 (6)，46-48。10.15907/j.cnki.23-1450.2010.06.017
- 雷芳昇 (2016)。少年「法克」的煩惱——國中校園「髒話」文化之個案研究  
(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中正大學教育學研究所。
- 廖柏森 (2011 年 2 月 1 日)。翻譯功能學派。取自  
<http://blog.udn.com/trjason/4845941>
- 廖柏森、林俊宏、陳湘陽、張忠安、張綺容、游懿萱、傅思可、李眉君  
(2018)。中英筆譯：翻譯技巧與文體應用。新北：眾文圖書股份有限公  
司。
- 熊兵 (2014)。〈翻譯研究中的概念混淆——以“翻譯策略”、“翻譯方法”和  
“翻譯技巧”為例〉。《中國翻譯》，2014(3)，82-88。  
<https://wenku.baidu.com/view/cece55d6c281e53a5902ff6e.html>
- 語言學名審定委員會 (2011)。語言學名詞 2011。北京：商務印書館。
- 潘克棟、曾劍平 (2009)。〈文化詞語的異化翻譯〉。《江西社會科學》，  
2009 (9)，237-240。
- 鄭永康 (2012) 〈文學翻譯中的異國轉換：譯者自由度對翻譯策略、輸出與功  
能的影響〉。《翻譯學研究集刊》。15，127-157
- 鄭雅怡 (2012)。客語及台語與性相關的髒話初探。臺灣學  
誌，5，51-83。
- 盧郁佳：〈微小卻又用的逃避：訪袁哲生談《倪亞達 fun 暑假》〉，《聯合  
報·讀書人出版線上》2002 年 8 月 25 日。
- 賴素鈴：〈黃國峻和袁哲生 寫作出版結了緣；張大春、黃春明 力薦文壇新聲  
影〉，《民生報》A6 版 (文化新聞)，2000 年 9 月 27 日。
- 嚴韻 (譯) (2012)。髒話文化史 (原作者：韋津利 [Wajnryb, R.] )。麥田  
出版社。(原著出版年：2008)

## 英文書目

- Chesterman, A. (2005). Problems with strategies. In *New trends in translation studies* (pp. 17-28). Akadémiai Kiadó.
- Chiang, Yung-chieh. *The Taipei Chinese Pen: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 Taipei Chinese Center, International PEN, 2017, pp. 66–79.
- Molina, L., & Hurtado Albir, A. (2004). Translation techniques revisited: A dynamic and functionalist approach. *Meta*, 47(4), 498–512.  
<https://doi.org/10.7202/008033ar>
- Munday, J. (2016). Functional theories of translation.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Nida, Eugene (1945). Linguistics and Ethnology in Translation-Problems, *WORD*, 1(2), 194-208, DOI: 10.1080/00437956.1945.11659254
- Schleiermacher, F. (2002) “On the Different Methods of Translating”, D. Robinson (trans.), in Robinson, 225-38.
-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NY: Routledge.
- 網路資料與其他**
- 張大春：《縱橫書海》，第 103 集「尋找一位新作家——袁哲生」，電視錄影 DVD，台北：廣電基金，1996。